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五

番 易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子 神仙家

太平經一百七十卷

後漢書襄楷傳相帝時楷上書言臣前上琅邪宮崇受干吉神書

不合明聽干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又言前

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

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云云初順帝時琅

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

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陰陽五行為家而多

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

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為然

按道家之說皆昉於後漢和帝之時今世所傳經典符籙以爲張道陵天師永壽年間受於老君者是也而太平經正出於此時范史所書甚明然隋以來藝文志道書中並不收入至宋中興史志方有之然以爲襄楷撰則非也今此經世所不見獨章懷太子所注漢書略及其一二如楷疏中所謂奉天地順五行者經中所言亦淺易無甚高論至所謂興國廣嗣之術則不過房中鄙褻之談耳楷好學博古於君昏政亂之時能詣闕上書明成瑨李雲之寃指常侍黃門之過不可謂非高明傑特之士而疏中獨再三尊信此書遂以來違背經誼假托神靈之勳幾不免獄死惜哉然此經流傳最古卷秩最多故附見於此干吉者後爲孫策所殺按順帝至孫策據江東之時垂七十年而吉於順帝時已爲宮崇之師則必非稚齒度其死時當過百歲必有長生久視之術然亦不能

晦跡山林以全其天年而乃招集徒衆制作符水襲黃巾米賊之爲以取誅戮則亦不足稱也

登真隱訣二十五卷

晁氏曰梁陶弘景撰景以學其訣者當由階而登真文多隱非訣莫登故以名書凡七篇十七條隋志云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

晁氏曰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止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事三十卷二十卷名曰內篇十卷名曰外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命書

陳氏曰洪所著書內篇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外篇駁雜通釋此二十卷者內篇也館閣書自有外篇五十卷未見

玉皇聖胎神用訣一卷

晁氏曰玉皇訣云野人郎肇注

無上秘要九十五卷

晁氏曰題曰元始天尊說藝文志止七十二卷不知何時析出二十三通也

葛仙翁胎息術一卷

晁氏曰仙翁葛洪也

太清服氣口訣一卷 太上經一卷

開氣法一卷 太上指南歌一卷

晁氏曰四書皆題曰老子撰服氣訣也

導引養生圖一卷

晁氏曰梁陶弘景撰分三十六勢如鴻鶴徘徊鴛鴦戩羽之類各繪像于其上田偉家本少八勢

大還丹契秘圖一卷

晁氏曰草衣洞真子玄撰凡十二章大還丹者乃日月精

也論火候則以朔望為據記藥物則以鉛汞為名云

太上墨子枕中記二卷

中興藝文志不知作者書載匿形幻化之術殆依托墨子云

金碧潛通一卷

晁氏曰題長白山人元陽子解未詳何代人不著撰人名氏按邯鄲書目云羊參微集其序言本得之石函皆科斗文字世有三十

六字訣七曜五行八卦九宮論還丹之事其辭多隱人莫測劉真人演仰觀上象以定節度今之所作多不成者蓋不得口訣故也

吾恐墜匿聖文故著上經托號金碧潛通金者剛柔得位火不能灼服之仙遊碧落雲云疑即參微所撰也道藏止收一卷

還丹歌一卷

晁氏曰元陽子撰次序雜亂非完書也大旨解參同契李氏書目云海客李玄光遇玄壽先生於中岳授此未詳玄光何代人

龍虎通玄要訣一卷

晁氏曰蘇玄朗撰以古訣龍虎經參同契秘金碧潛通訣其文繁而隱故蔡絛其要為是書李邯鄲家本題云青霞子隋開皇時人不

出名氏豈玄朗之號耶

易成子金丹訣一卷

青牛道士歌一卷

晁氏曰題曰青牛道士未詳

八段錦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吐故納新之訣也

高象先歌一卷

晁氏曰高先撰象先其字也未詳何代人論參同契

真一子還丹金論一卷 太清大或經一卷

九天玄路秘論一卷

靈源銘一卷

太清爐鼎斤兩訣一卷

晁氏曰五書不著撰人論龍虎鉛汞火候之術

神仙可學論一篇

晁氏曰唐吳筠撰嵇康謂神仙不可以學致筠意不以為然故演

修習之方以勉學仙之士云

坐忘論一卷

晁氏曰唐司馬承禎子微撰凡七篇其後有文元公跋謂子微之所謂坐忘即釋氏之言坐也

陳氏曰言坐忘安心之法凡七條并摺翼一卷以為修道階次其

論與釋氏相出入

天隱子一卷

晁氏曰唐司馬承禎為之序天隱子不知何許人著書八篇修鍊

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心陽遺照齊乎莊叟殆非人間所能力
學者也王古以天隱子即子微也一本有三宮法附于後

陳氏曰司馬子微序言長生之視無出此書今觀其言殆與坐忘
論相表裏豈天隱云者托之別號歟

幽傳福善論一卷

陳氏曰唐孫思邈撰

玄網論一卷

陳氏曰唐中岳道士吳筠撰

日月玄樞論一卷

晁氏曰唐劉知古撰明皇朝為綿州昌明令時詔求通舟藥之士
知古謂神仙大藥無出參同契因著論上于朝

胎息秘訣一卷

晁氏曰唐僧遵化撰論達磨胎息摠十八篇歌二十三首凡一千

四百四十言天祐丁丑書成

太白還丹篇一卷

陳氏曰稱清虛子太白山人唐貞元時

金丹訣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瑾撰治平中授丹訣於榮中立後因叙其事以教
後學

玉芝書三卷

晁氏曰皇朝陳舉撰舉字子堙蘇州人

養生真訣一卷

陳氏曰虞烈負外郎耿肱撰大中祥符時人

授道志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谷真宗朝嘗遇神仙成都樂市自授其道本李氏
書目亦載云谷自號純樸子

通玄秘要悟真篇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用成撰用成字平叔天台人熙寧中隨陸師閔入蜀授道於隱者因成律詩八十一首

陳氏曰天台張伯端平叔撰一名用成熙寧遇異人於成都所著五七言詩及西江月百篇末卷為禪宗歌頌以謂學道之人不通性理獨修金丹則性命之道未全有葉士表表公輔者各為注凡五卷

養生丹訣一卷

晁氏曰皇朝皇甫士安撰士安岷山道士也

歸正議九卷

晁氏曰皇朝林靈素撰佛書中非道家者

太一真君固命歌一卷

中興藝文志題真人勒于羅浮山朱明洞陰谷壁古篆文字東晉

葛洪譯鮑靚行于世言房中術

靈樞道言發微二卷

陳氏曰朝議大夫致仕傅熒撰進專言火候

金液還丹圖論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自稱元直蓋宣和道流也

還丹復命篇一卷

陳氏曰毗陵僧道光撰亦擬悟真詩篇靖康丙午序

道樞二十卷

陳氏曰曾慥端伯撰慥自號至游子采諸家金丹大藥修鍊般運之術為百二十一篇初無所發明獨撰採御之法以為殘生害道云肘後三成篇一卷

陳氏曰鍾離陽子謂曰洞賓也其言小成七中成六大成五皆導引吐納修煉之事又有金丹訣一卷即此書而微不同

太清養生上下篇一卷

陳氏曰稱赤松子寧先生

上清金碧篇一卷

陳氏曰稱煙蘿子

金虎鈔永篇一卷

陳氏曰稱元君

鈔永五行篇一卷

陳氏曰稱探玄子

華陽真人秘訣一卷

呂真人血脈論一卷

陳氏曰前書稱施肩吾後書稱傅婁景先生

老子四象論一卷

道士柳冲用巨勝歌一卷

百章集一卷

陳氏曰百章集稱魏伯陽

逍遙子通玄書三卷

許先生十二時歌一卷

金鏡九具玉書一卷

陳氏曰並不知姓名

黃帝丹訣玉函秘文一卷

陳氏曰文林郎蒲庚進

呂公窰頭垓歌一卷

陳氏曰以陶器為喻也

龍虎金液還丹通玄論一卷

陳氏曰稱羅浮山蘇真人撰

金碧上經古文龍虎傳

陳氏曰長白山人元陽子法名莫知何人已上十八種共為一集

其中有龍牙頌及天隱子各見釋氏道家類

群仙珠玉集一卷

陳氏曰其序曰西華真人以金丹刀圭之訣傳張平叔作悟真篇以傳石得之薛道光陳无九至白玉蟾玉蟾者葛其姓福之閩清人嘗得罪亡命蓋姦妄流也余宰南城有寓公稱其人云近嘗過此識之否余言不識也此輩何可使及吾明李士寧張懷素之徒皆嚴監也是以君子惡異端

列仙傳二卷

陳氏曰漢劉向撰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撰西漢人文章不爾也館閣書目三卷六十二人崇文摠目作二卷七十二人與此合

神仙傳十卷

晁氏曰晉葛洪弟子滕升常問洪曰古人之仙者豈有其人乎洪荅以秦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纂又七十一人今後錄集古之仙者以傳真識之士云

續仙傳三卷

陳氏曰唐溧水令沈汾撰或作玠

仙苑編珠二卷

晁氏曰唐王松年撰取阮倉劉向葛洪所傳神仙又取經記中梁以後神仙百二十八人比事屬辭效蒙求體為是書

道教靈驗記二十卷

陳氏曰蜀道士杜光庭撰

王氏神仙傳四卷

晁氏曰蜀杜光庭纂光庭集王氏男真女仙五十五人以諂王建又有王虛中續纂二十又附其後

陳氏曰當王氏有國時為此書以媚之謂光庭有道吾不信也

西山群仙會真記五卷

陳氏曰九江施肩吾希聖撰唐有施肩吾能詩元和中進士也而曾

慥集仙傳稱呂巖之後有施肩吾撰會真記蓋別是一人也
晁氏曰言煉養形氣補毓精神成內丹之法凡二十五篇

鍾呂傳道記三卷

陳氏曰施肩吾撰叙鍾離權雲房呂巖洞賓傳授論議

降聖記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謂撰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十七日聖祖降七年謂
請編次事迹詔李維宗綬晏殊同編天禧元年上之

先天記三十六卷

晁氏曰皇朝王欽若集聖祖趙諱即軒轅黃帝也故欽若奉詔編
次傳記黃帝事迹上之賜名先天記御製序冠其首

集仙傳十二卷

陳氏曰曾慥撰自岑道願而下一百六十二人
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張君房等纂君房祥符中謫官寧海時聖祖降朝廷
盡以秘閣道書付杭州俾戚綸陳堯臣校正綸等同王欽若薦君
房專其事君房銓次得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於是掇其蘊與摛萬
餘條成是書仁宗時上之

陳氏曰凡經法符籙修養服食以及傳記無不畢錄頃於莆中傳
錄纔二冊蓋節本也後於平江天慶觀道藏得其全錄之

道藏書目一卷

晁氏曰皇朝鄧自和撰大洞真部八十一秩靈寶洞玄部九十秩
太上洞部三十秩太真部九十六秩太平部一十六秩正一部三
十九秩凡六部三百一十一秩

右神仙家

晁氏曰序九流者以謂皆出於先王之官咸有所長及失其傳故
各有弊非道本然特學者之過也是以錄之又有醫卜技藝亦先

王之所不廢故附於九流之末夫儒墨名法先王之教醫卜技藝
先王之政其相附近也固宜昔劉歆既錄神仙之書而王儉又錄
釋氏今亦其循之者何哉自漢以後九流浸微隋唐之間又尚辭
章不復問其正之實雖以儒自名者亦不知何等爲儒術矣况其次
者哉百家蕪底正途之弊雖息而神仙服食之說盛釋氏因果之
教興雜然與儒者抗衡而意常先之君子雖有取焉而學之者不
爲其所誤者鮮矣則爲患又甚於漢蓋彼八家皆有補於時而此
二教皆無意於世也八家本出於聖人有補於時特學者失之而
莊老猶足以亡晉申商猶足以滅秦況二教無意於世不自附於
聖人若學而又失之則其禍將如何故存之以爲世戒云

東坡蘇氏上清儲祥宮碑曰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
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無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
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

方士言乃有飛昇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
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大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
丹藥奇技符籙小教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切論
之黃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后山陳氏曰白鶴觀記曰漢兩劉校中書爲七略其叙方技則有
神仙諸子則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地神祇三靈百神又皆出於
禮官而今之爲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呪法籙捕使鬼物皆老氏
所不道也

致堂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繆悠之甚者道
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然非一定之美稱也
故孔子曰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學仁義道德不失其正君子儒
也其極則莊周所謂魯國一人者也學仁義道德而失其正小人
儒人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詩禮發冢者也佛者浮屠所謂覺也爲

其道而覺號之曰佛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
得名猶道路然何適而非道哉得道而盡性堯舜文王孔子而已
黃帝之言無傳矣老聃八十一篇繁之孔業固難以大成歸之自
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
而名之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啓後人枝流分裂之弊豈可
用也至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旨而從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
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祈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
歸於道家者流世人從事於此者皆曰奉道奉道意以道爲混淪
玄妙有主有知能與人興禍作福之一物也豈不遠哉佛氏固邪
說然所論虛實並行若其三身雖曰寓意而實有是三人焉道家
惟老聃者周柱下史也其元始太上則無是人也無是人則何所
象類無乃邪誕之甚歟至其經論科儀等事又依倣佛氏而不及
者自杜光庭爲之黃冠師資養口體逃避稅役士大夫習而不

察和其所倡不亦惑哉故因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遂言之彼趙
歸直者寧有它長必以殘生左道熒惑人主故敬武皆餌丹躁渴
以殞天年如太宗之婆娑憲宗之柳泌盡此類也苟以吹噓呼
吸已疾引年則司馬承禎軒轅集之徒安肯舍萬乘所問而去之
哉武宗曰宮中無事與之談道滌煩此以清虛之趣蓋其非僻之
爲也人主惟寡欲則邪說無自而入矣

按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蓋清淨一說也煉養
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
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爲而已而略及
煉養之事服食以下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
煉養而不言符籙李少君樂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
煉養張道陵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
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

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為之說略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冒以老氏為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即是教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為之言曹國李元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為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說盡鄙濺之言庸蕪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也世患蠢未為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惑之者罹禍不淺樂大李少君干吉張津之徒以此殺其不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戮張角孫恩呂川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

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異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朱文公嘗言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愚嘗因是說而推究之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清靜清淨無為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寂滅蓋清靜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靜無為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之教於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疊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之上增而高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後來之道經反以而依倣之然較其詞采則鄙劣彌甚者蓋瞿曇設教最久而付其徒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羽翼之推示其旨意之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

之所未備故其爲書博入奇偉不可以淺窺若老子則其初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言設教也羽人方士借其名以自重而實不能知其說於是就佛經脚跟下竊其緒餘作諸經懺而復無羽翼潤色之者故無足觀蓋佛龍老之精微泝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龔確之粗淺泐而下之其說愈粗淺矣然此論其蘊奧也今之崇冠釋子俱未常究竟至此而特以其科教之所謂濟生度死希求福利者行於世而舉世宗之莫敢有異說愚嘗論之二教所謂濟拔幽途者俱妄也不足復議至於祈求以希福之說雖達生知命者所不爲然以理觀之則道教爲何也益人受生於天地稟氣於陰陽五行日月星辰實照臨之山川神祇實擁護之則夫疾痛而呼籲厄難而叩祈首四靈禱祈恩請福而天地明神鑒其懇誠爲之悔禍降祥則心理之所有雖曰道經中所謂天神地祇皆領

之國家之祠官爲臣庶者不當僭有所祈然子路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事上帝則亦爲庶而言且古今異宜禮亦因時而以義起古者士惟一廟今士庶莫不祀其高曾古者支子不祭今無有不祀其先者古者有喪不祭今亦不然先儒講論及此固未嘗病其僭瀆而必欲復古之禮制也則夫臣庶士民之家苟有災厄而爲之祈禱天地醮祭星辰黃冠師者齋明盛服露香叩首達其誠悃乃古者祝史巫覡薦信鬼神之遺意蓋理之所有而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至以三清爲三炁五方爲五炁九天爲九炁雖不能必其有無然其說亦通特不當指太清爲老子蓋務尊其師而反流於僭妄耳釋流見道家科教之有是說也乃從而効之以其所謂諸佛菩薩者美其名曰無量壽曰消灾熾盛曰救苦救難而以爲所求必得所禱必應且佛氏所

謂悲憫衆生而爲之導師者不過欲其脫離三業而躋之十地除去無明而納之真如懺悔於既往覺悟於方來以共成佛道耳禍福之司非其任也彼方以空寂爲賢則豈復預災祥吉凶之事以色相爲妄則豈復歆供養香乳之奉乃盛作莊嚴僕僕亟拜以希福利不亦踈乎然則二氏固互相倣效者也理致之見於經典者釋氏爲優道家強欲效之則其敷淺無味祈禱之具於科教者道家爲優釋氏強欲效之則祇見其荒誕不切矣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五終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子釋氏

隋經籍志曰佛經者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口月而生資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爲淨覺其所說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常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則成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至千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

演說法藏開度衆生由是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陀洹二曰斯
陀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
而不爲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
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醇醜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
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
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火大水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
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初天竺中多諸外
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是諸邪道並來騁
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皆摧伏並爲弟子弟子男曰
桑門譯言息心而摠曰僧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鬚髮釋
累辭家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攝行僧至二百
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馮佛法有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
去殺盜淫妄言飲酒是爲五戒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

又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
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盡亦
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
之說至是諸士弟子大加讚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
字集載爲十二部遺教百年有羅漢五百人相繼著論贊明其義然
佛所說我滅後遺教之法五百年在世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其義如
此推尋典籍自漢已上中國未傳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
堙滅其後張魯使西蜀蓋聞有身屠之教文帝時博士弟子秦景
使伊什口授遺教經本之經之不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神飛
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得教以佛對帝遣使四使恭信及秦景使天竺
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書之經立像非與此同攝摩騰生法蘭東
漢僧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明西以處之其
經藏於蘭臺石室而天竺像於清涼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楚王

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齊佛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
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三印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齋
經至洛翻譯最爲通解靈壽寺有月支沙門支識天竺沙門竺佛
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識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爲大得本旨漢
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齋佛經至吳譯
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黃初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先是
西域沙門來此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
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
般若經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游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
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石勒時常山沙門衛道安性聰
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
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絕道安乃
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趨諸方法往

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惠遠之襄陽後至長安符堅甚敬之道
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勸堅致之什亦聞安令問
遙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
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辭義如一初
無乖舛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
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
識復齋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
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爲三十卷曇
摩羅識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
才德最優其所譯別維摩法華或實論等諸經及曇無讖所譯金
光明曇摩讖所譯泥洹等經並爲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
竺沙門佛陁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分律梵法勒沙門曇摩難提
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論並爲小乘之學其餘經論

不可勝紀自是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劉賓沙
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興沙門支法領從
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講又有沙門法顯自長
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有經律之書其書語譯而為之還至
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等共辨定謂僧祇律為音傳之齊梁及陳
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無一各部可謂法門者梁武帝大崇佛
法於華林園中摠集釋氏經律五千二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
錄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之違法律羣聚叛亂乃詔
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
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更修復熙平中追沙門慧生
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
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為夫乘聲者所重後
齊遷都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
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
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
並官為一切經置下寺內又別為藏于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
競相募募民間佛經多於六經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
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為三部一曰大乘
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自後入教者為之者別為一部謂之疑
經又有甚甚及諸深解與義贊佛理考名之為論及戒律並有
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學者每法當對行事之為記凡十
種今舉其大者列於此

隋志一千九百五十九部六百九十八卷

唐志二十五家四十部三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藝文志曰唐開元釋教目凡五千四百八十八卷正元藏目又

二百七十五卷而釋觀之書不預焉

國後至道二年二百三十九卷又至大中祥符四年成一百七十

五卷潤文官趙安仁等編纂新目為大中等符法寶咸平初雲騰

奉詔編藏經隨函索隱六百六十卷又今詔訪專正元以後未附

藏諸經益之並今纂刻劉安仁之分大宗抄覽新詮為各真宗法

音集論頌贊詩為三卷以法音旨要為名書由漢行訖于天禧末

又譯成七十卷九次衆經三十一卷大衆經一卷大衆論二

宋三朝志五十八部六百一十六卷

宋兩朝志一百一十三部

宋四朝志十部

宋中興志一百一十部七百一十五卷

四十二章經一卷

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十九學滿二十學成與世演道者四十

九年而終蓋年七十九也沒後弟大迦葉與阿難纂撥其平生

之言成書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班傳而派絕於秦火張騫使

西域已聞有浮屠之教及明帝感夢教之對遣蔡愔秦景使天竺

求之得此經以歸中國之有佛書自此始故其文不類它經云佛

書自愔景以來至梁武帝華林之集入中國者五千四百卷曰經

曰論曰律謂之三藏傳于初盛矣其徒又或摘出別行為之註釋

疏抄至不可選紀而通謂之律學唯後達磨西來以三藏皆筌蹄

不得佛意故直指之心符之見性象尊之為祖學之者布於天下

雖曰不假文字而弟子錄其善言狂意書由是禪學興焉觀今

世佛書三藏之外凡講說之類律學也凡問答之類禪學也藏經

猥衆且所至有之不歸本取其善者列于篇此經始在藏中然其

陳氏曰後漢竺法蘭譯佛書到中國此其首也所謂經來白馬寺者其後千經萬論一大藏教乘要不出於此

水心葉氏曰按四十二章經實略漢俗是時天竺去漢事採摘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夫西戎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淫屠者豈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披折辭剝別其真妄究其終始為聖狂愚不肖之分蓋世外奇偉虛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皎然殊異豈可同哉世之儒者不知其淺深獨欲強為攘斥然反以中國之學佐佑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於道鮮矣朱子語錄曰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佳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自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皆是剽竊老列意思變換以文其說四十二章經之說却自平實如言彈琴弦急則絕慢則不響不急不慢乃是太抵是偷老莊之意後來

達磨出來一盡掃盡至楞嚴經做得極好

金剛般若經一卷

晁氏曰後秦僧鳩摩羅什譯唐僧宗密僧知恩皇朝恩元仁賈昌朝王安石五家注子孫公懋曰謂三過子漸之曰汝亦頗知其義乎對曰知之其義明萬物皆空自古人謂以空為宗也予曰金剛者堅固不壞之義也萬物之空何以謂之金剛復曰六如得其實明甚獨奈何因意之曰汝之過正在以有為法同無為法以真空同頑空耳張湛曰言與書四劫同言其有不有心與太虛同無其無不無庶幾知此哉

六祖解金剛經一卷

晁氏曰唐僧惠能注金剛經凡六經其文大繁與前等小異耳而世多行姚秦鳩摩羅什本

六譯金剛經一卷

陳氏曰此經前後六譯各有異同有弘農楊顛者集為此本大和中中貴人楊承宗集石一畢書刻之興唐寺

石本金剛經一卷

陳氏曰南唐保大五年壽春所刻乾道中劉岑崇高再刻於建昌軍不分三十二分相傳以為最善

禪宗金剛經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安保衛採撫禪宗自達磨而下發明是經者參釋之序稱其有言涉修證者此宗法門也舉心即佛者江西法門也無法無物本來如是者曹溪法門也

六祖序如來所說金剛般若波羅蜜與法為名其意謂何以金剛世界之寶其性猛利能壞諸物金雖至剛羚羊角能壞金剛喻佛性羚羊角喻煩惱金雖堅剛羚羊角能碎佛性雖堅煩惱能亂煩惱雖堅般若智能破羚羊角雖堅寶鏡能壞悟此理者了然見性

涅槃經云見佛性者不名眾生如來所說金剛喻者祇為世人性無堅固定慧即亡口誦心行定慧均等是名究竟金在山中不知是寶亦不知是山何以故為無性故人則有性取其寶用得遇金師鑿鑿山破取鑛煎煉遂成精金隨意使用得免貧苦四大身中佛性亦爾身喻世界人我喻山煩惱為鑛佛性喻金智慧喻工匠精進勇猛喻鑿鑿身世界中有人我山我山中有煩惱鑛煩惱鑛中有佛性寶佛性寶中有智慧工匠用智慧工匠鑿破人我山見煩惱鑛以覺悟火煎煉見自金剛佛性了然明淨是故以金剛為喻因以為名也

又曰大藏教般若經合六百卷四處共十六會此金剛經是十六會中第九會六百卷中第五百七十七卷謂談般若有八部謂大品小品放光光讚道行勝天王文殊問金剛屬第八部中自佛滅度後九百年間西竺天竺菩薩師事無著天親欲釋金剛經乃問

無著無著遂入日光天竺率同慈氏慈氏以八十行傳授無著
天親依此造論三卷躡漢晉提三種問答論二十七疑釋此金剛
一卷經文

頴濱蘇氏曰金剛經所謂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者謂
以無而為法耳非別有無為之法也然自六經以來皆讀作無為
之法蓋僧家拙於文義耳餘見楞嚴經下

按經文言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又言一切有為法語意相對
故誤讀作無為然有即有為無則不必言為矣有為法而視
同夢幻泡影露電則終歸於無而已無與無為是兩義無為
者清靜之謂也老氏之說無者空寂之謂也佛氏之說

了翁陳氏曰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離於文字文字不必多
讀只金剛經一卷足矣世之賢士大夫無營於世而致勅此經者
昔嘗陋之今知其亦不癡也此經要處只九箇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梵語九字華言一字一覺字耳中庸誠字即此字也此經

於一切有名有相有覺有見皆掃為虛妄佛非佛法非法眾生我相非我相之類
所建立者獨此九字惟阿耨菩提則不曰非阿耨菩提其字九其

物一是一以貫之一非一二三四之一也是不誠無物之物非
萬物散殊之物也年過五十宜即留意勿復因循此與日用事百
不相妨獨在心不忘耳但日讀一遍讀之千遍其旨自明蚤知則
蚤得力

朱子曰金剛經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
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
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
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
盡除收世間衆生之心入他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爾無心了方
是只是一箇無字自此以後只管經去只是這兩句如這卓子則

云若此車子名卓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即名
佛是此意要之只是說箇無

圓覺經十卷

陸氏曰唐天竺僧多羅譯

圓覺經疏三卷

吳氏曰唐貞觀二年天竺僧覺教譯宗亦疏解圓覺之旨佛為十
二大士說如來本起因地修之以三觀標嚴之旨阿難因遇魔障
燒頭學善提最初方便終之以二義蓋圓覺自誠而明楞嚴自明
誠雖若不同而二義三觀不出定慧其歸豈有二哉

萬行首楞嚴經十卷

陳氏曰唐天竺般刺密諦烏長國彌迦譯語宰相房融筆授所謂
譯經閩文者也

楞嚴經疏二十卷

晁氏曰唐神龍二年中天竺國僧彼岸於廣州譯房融筆授皇朝

僧于璩撰

楞嚴標指十卷

晁氏曰皇朝僧曉月撰其弟子應乾錄范响為之序圓覺經云修
多羅教如標指月其名書曰之意蓋取此

會解楞嚴經十卷

晁氏曰唐僧彌伽釋迦譯語房融筆授皇朝并度焦古今十二家
解去取之成書于嘗為之序

穎濱蘇氏曰楞嚴經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至以流全一六
用不行混入注海維凡夫可以直造佛地矣

又曰子讀楞嚴知六根源出于外緣六塵流而為六隨物淪逝
不能自返如來為心與生為慧便使知出門即是歸路故於此

經指涅槃門初無滯礙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染緣根無所

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盡夜由古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
內身便可成佛亦來猶恐是於六類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
弟子各說所證三觀之言以問思修為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
中入流無所不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而所聞盡
盡聞不住覺亦覺空空覺慧圓空所空滅生滅既寂寂滅見前若
能如是圓證一根則諸法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即與諸佛
無異矣既又諸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不入
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乃廢經而嘆曰須陀洹所證則觀
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
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
名為不來而實具無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
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
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

子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

朱子語錄楞嚴經只是強立一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
無意味楞嚴前後只是說說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國好佛者覺其
陋而加之耳入譯經而正說說想其徒見呢本淺近故特地不譯
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語答曰夫無此理遂舉釋教中有塵
既不緣根無所者反證此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為此理至
深至妙蓋從意謂六根六用不行之說相緣則根於六根之用及後
歸於本體而後之不行者意謂六根六用不行之說譬如靜坐
時忽有人喚喚者不聞喚者不聞喚者不聞喚者不聞喚者不聞喚者
房融訓釋故意得如此而後盡其意也此經前六卷佛當初也不如
是說如四十二意一應取先傳次中傳次文三傳一說却平實

楞伽經四卷

晁氏曰宋天竺僧求那跋陀羅譯於山名迦維羅為大慧演道為

此山元魏德達磨以付僧慧可曰吾觀中國所有經教唯楞伽可以印心謂此書也釋經書謂此經以佛語心為宗而李通玄則以為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為宗按經說第八業種之識名為如來藏言其性不二明偽即出世也延壽所云者指其理通玄所云者指其事非不同也

陳氏口有宋魏唐三譯宋譯四卷唐譯七卷正平張戒集註蓋以三譯參校同舊注本莫知誰氏頗有倫理亦多可取句讀遂明白其八卷者分上下也

東坡蘇氏書後曰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為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弃舊學以為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

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己一得自謂了證至彼婦人女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為名下者為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以為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或不能句而况遺人以得義志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世廢而無存也

六祖解心經一卷

晁氏曰唐慧能大師著

忠國師解心經一卷

晁氏曰唐忠國師著

心經會解一卷

晁氏曰唐會解著

言到彼處... 中僧法象亦注之

司馬溫公... 藏合五千四百...

卷為之注... 字而已或...

者其有懼... 然則釋老之...

余觀其與... 公於書無所...

何以知不... 佛心作佛...

朱子語錄... 抵只要鷓突人

維摩詰所說經十卷

晁氏曰天竺維摩詰... 聞其病使十弟子... 行因共談妙道... 若居世出世也... 也文殊大智法身... 皆真俗不二之... 者華言童壽天... 譯經于逍遙園... 僧肇道生道融... 也唐李繁頗言...

遺教經一卷

陳氏曰佛涅槃時所說唐碑本
山谷黃氏曰遺教經譯於姚秦弘始四年在王右軍沒後數年弘
始中雖有譯本不至江南至陳氏時有譯師出遺教經論於是並
行今長安雷氏家遺教經石上行書貞觀中行遺教經勅令擇善
書經生書本頒為敕與經字是一手但真行異耳余平生疑遺教
非右軍書比來攷尋遂決定知非右軍書矣
西山真氏跋曰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誥弟子語今學佛者罕
常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為不階言語文字而
佛可得於是脫畧經教而求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
有不堪檢點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
謬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
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曠止安息欲寡求然
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
徒由遠離以至

談者以為起可到如來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
捷歟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為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
也學佛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捨離經辨志而急於
大成去洒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
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
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為
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西山真氏跋曰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惻
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
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惕然怒形於色師
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

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
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如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
無畏怖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
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旨實為人非浪語者

阿彌陀經一卷

陳氏曰唐陳仁稜所書刻於襄陽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六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興著

經籍考

子釋氏

華嚴經八十一卷

陳氏曰唐于闐寶義難陀譯

華嚴合論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按纂要記云華嚴大經龍宮有三本佛滅度後六百年有
龍樹菩薩入龍宮讀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流傳天竺晉有沙門
支法領得下本分三萬六千偈至此土義熙十四年譯成六十卷
唐證聖元年于闐沙門慧覺再譯舊文兼補諸闕通舊摠四萬五
千頌成八十卷三十九品合論者唐李通玄所撰通玄太原人宗室
子也當武后時隱居不仕舊學經者皆曰佛說此經時居七趣九

會獨通玄以為十處十會云

朱子語錄曰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六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他底四大即吾儒所謂魂魄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兩卷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點者出却言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

華嚴合論法相撮要一卷

陳旻青谷曰真際禪師以唐李長者通玄合論撮其要入手藁為圖

華嚴經清涼疏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唐僧澄觀撰澄觀居清涼山號清涼國師即韓愈贈之詩者文元公有言曰明法身之體者莫辨於楞嚴明法身之用者莫辨於華嚴學佛者以為不刊之論

華嚴決疑論四卷

晁氏曰李通玄撰通玄既為華嚴合論又著此書皇朝張商英使河東得之壽陽縣東浮屠廢書中

華嚴經略一卷

晁氏曰唐僧澄觀撰澄觀既疏華嚴又撮其大意為此凡四十一章法界觀一卷

晁氏曰唐僧杜順撰華嚴最後品法名曰法界敘善財參五十三位善知識經文廣博罕能通其說杜順乃著是書宗密注之裴休為之序

華嚴起信文一卷

晁氏曰唐僧善友撰友潭州太平寺僧也每品一章撮其大指凡三十九章

華嚴經百門義海兩卷

晁氏曰唐僧法藏撰藏長安崇福寺僧也分十章

華嚴奧旨一卷

晁氏曰唐僧法藏撰又曰法藏述法苑珠林觀見六門
華嚴吞海集一卷

晁氏曰皇朝僧道通述華嚴經七處九會三十九品五萬四千偈
其文浩博澄觀為之疏尤難觀覽道通約之成萬三千言以便初學
法界披雲集一卷

晁氏曰皇朝僧道通述社順纂華嚴經義撰法界觀道通又分十
玄門

法界撫要記四卷

晁氏曰皇朝僧遵式述其序云元豐初覽清涼玄鏡圭峰注取其
合者錄之

法華言句二十卷

晁氏曰唐僧智顛撰智顛居天台山號天台教五代兵亂其書亡

錢俶聞高麗有本厚賂因賈人求得之至今盛行於江浙

六祖壇經三卷

晁氏曰唐僧惠旆撰記僧盧惠能學佛本末慧能號六祖凡十六
門周希後有序

陳氏曰僧法海集

水懺三卷

雲龕本氏序略曰昔漢武帝為其妻郝氏墮龍類中誌公教之製
懺文十卷其言深博懺至禮誦者多獲其報後人因之更製此懺
文約而事備使誦之者不勞而獲善利亦方便之一也或曰二懺
文多寡有異而獲報宜亦然乎子曰心法無邊文字有限報亦有
限今以無盡心為無盡施豈以文字為量哉華嚴上部偈如微塵
而流傳此方止八十卷楞伽大部十萬偈而達磨傳以為心要者纔
四卷般若六百卷而心經摠其要止二百五十八字豈可以多寡

量之乎若能破一德摩訶大經卷則一大德教蓋自此中流出施
者受者物我兼忘罪福空華兩無處所子又如何問者茫然余曰
若以空無相無作而不起大悲心度眾生者是寂滅行非菩薩行
若起悲心見有一眾生得度而度者是有漏行非菩薩行應以無
所度而度是為直度無所施而施是為真施如是而施福不唐捐
行矣仁者布施勿疑問者懽喜踊躍而去

肇論四卷

晁氏曰姚秦僧洪肇撰師羅什規模莊周之言以著此書物不遷
不真空涅槃無知般若無名四論傳燈錄云肇後為姚興所殺

觀心論一卷

晁氏曰魏菩提達磨撰

百法論一卷

晁氏曰唐僧玄奘譯西域僧天親所造所謂一切法者其略有語

一心法二心所有法三色法四心不相應行法五無為法心法八
種心所有法五十一種色法十一種心不相應行法二十四種無
為法六種故曰百法

起信論一卷

晁氏曰唐僧宗密詳僧真諦譯天竺第十一祖馬鳴大士所造也
雖云名相蓋明心宗指義玄微文辭明緻故盛行于世若肇論百
法唯識及此 者皆專門名家故藏中所收亦錄于此

辨正論八卷

晁氏曰唐釋法琳撰類川陳良序云法琳姓陳閩中人著此書窮
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宣和以其老子語焚毀其第二第
四第五第八凡五卷序文亦有剪棄者

破邪論二卷 辨正論二卷

晁氏曰唐釋法琳撰已上三書皆經宣和焚毀藏中多闕故錄之

按破邪甄正一論昭德讀書記以為宣和焚毀藏中多闕然
愚嘗於村寺經藏中見其全文破邪論專詆傳奕而併非毀
孔孟所謂誣淫邪道之辭無足觀石甄正論譏議道家如度
人經璇璣停輪更以為璇璣無停之理使停輪至七日七夜
則宇宙顛錯而生人之類滅矣無柱壘誓天及龍變梵度天
更以為曇與梵二字出自佛書佛法未入中國之前經傳中
並無此二字豈有天帝名號而剽竊佛書字義乎又如河上
公道德經章句序言漢文帝駕詣河上公問道而河上公一
躍騰雲帝知是神人下輦稽首從受章句二卷以為漢史帝
紀車駕每出必書何獨不書駕詣河上公問道之事且孝文
好黃老言立渭陽五帝廟則因新垣平平一方士其說至卑
陋帝尊寵之而史亦備述之河上公之事奇偉如此何獨見
遺於班馬乎乃羽人道士輩自創此說大意如此不能
悉記其詞語此論

頗當意必借筆於文學之士沙門輩恐不能道也

原人論一卷

晁氏曰唐僧宗密撰斥執迷褊淺直顯真源余通本末凡四篇
輔教編五卷

晁氏曰皇朝僧契嵩撰藤州人皇祐間以世儒多詆釋氏之道因
著此書廣引經籍以證三家一致輔相其教云

玄聖遽廬二卷

晁氏曰唐李繁撰繁學於江西僧道一敬宗時嘗與丁公著陸亘
入殿中抗佛老講論唐虞愈稱其家多書一覽終身不忘大和中
舒元輿誣其濫殺不辜繫獄知且死著書十六篇以明禪理自謂
臨死生而不懼賢於顏回在陋巷不改其樂嗚呼可謂賢矣而史
載其平生行事甚醜獨何歟

宗鏡錄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信正壽撰延壽姓王氏餘杭人法眼嫡孫也建隆初錢忠懿命居靈隱以釋教中流中夏學者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二宗又互相矛盾乃立重閣館三宗知法僧更相詰難至設險處以心宗旨要折衷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華梵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成此書學佛者傳誦焉天台者僧知顛也解法華經賢首者僧法藏也述華嚴經慈恩者僧玄奘也譯般若經

釋氏要覽三卷

晁氏曰皇朝僧道成集雜錄釋典旁求書傳分門編次成二十類天禧三年書成

弘明集十四卷

晁氏曰梁釋僧祐纂僧祐居鍾山定林寺號右律師采前代勝士文述有益於釋教者

廣弘明集三十卷

晁氏曰唐僧釋道宣撰道宣麟德初居西明寺以中原自周魏以來重老輕佛因采輯自古文章下逮齊隋發明其道者以廣僧祐之書分歸正辨惑佛德法義僧行慈惻誠功啓福滅罪統歸等十門

林間錄四卷

晁氏曰皇朝僧德洪撰記高僧嘉言善行謝逸爲之序然多寓言如謂杜祁公張安道皆致仕居睢陽之類疎闊殊可笑

景德傳燈錄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道原編其書披奕世祖圖采諸方語錄由七佛以至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獻于朝詔楊億李維王曙同加裁定億等潤色其文是正差繆遂盛行于世爲禪學之源夫禪學自達磨入中原世傳一人凡五傳至慧能通謂之祖慧能傳行思懷讓行思之後有良价號洞下宗又有文偃號雲門宗又有

文益號法眼宗懷讓之後有靈祐慧寂號滄仰宗又有義玄號臨濟宗五宗學徒徧於海內迄數百年臨濟雲門洞下日愈益盛嘗攷其世皆出唐末五代兵戈極亂之際意者亂世聰明賢豪之士無所施其能故憤世嫉邪長往不返而其名言至行譬猶聯珠疊璧雖山淵之高深終不能掩覆其光彩而必輝潤於外也故人得而著之竹帛罔有遺軼焉

玉英集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王隨撰先是楊億編次傳燈錄三十卷隨刪去其繁太半上之

致堂胡氏序曰學必有疑疑必有問問必資於賢智於我者問非所疑荅不酬問與夫不待問而自告之此師弟子之失也傳燈錄所載釋子以葛藤目之其失在此矣今獨取其敷揚明白者庶易以攷其是非焉若夫談鬼怪舉詩句類俳戲如誑誕者則盡削之

或謂予爲蔽曰曾不聞粗言細語無非第一義而於其間妄生揀擇是豈禪意予曰以鬼怪詩句俳戲誑誕之說相唱和於穿穴空籠滉漾無實之中是爲遁辭乃得法者之所訶也觀少林啓迪姬光警發梁武莫非的確要論何有如末流蘿蔓轉轉不可致詰者哉雖然此亦就其心聲而去取之非宗其道也夫意由心生而意非心心由性有而初非性也今釋者之論心纔及意耳其論性纔及心耳是自名見性而未嘗見性也未嘗見性於是以世界爲幻以性命爲欲以秉彜爲妄以事理爲障雖清淨寂滅不著根塵而大用大機不足以開物成務特以擎拳植拂揚眉瞬目遂爲究極則非天地之純全中庸之至德也

天聖廣燈錄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駙馬都尉李遵勗編自釋迦以降仁宗御製序

分燈集二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井度編蓋續三燈錄也

建中靖國續燈錄三十卷

晁氏曰僧維白編維白靖國初住法雲寺駙馬都尉張敦禮以其書上于朝徽宗爲之序分正宗對機拈古頌古偈頌五門

禪苑瑤林一百卷

晁氏曰井度編取二燈錄所載祖師言行附入諸方闡提語句且是正其差誤云

緇林古鑑二十四卷

淨暑慧濠撰雲龕李氏序略曰濠以所著緇林古鑑示予曰此書起漢末平訖唐貞觀上下數百年用高僧續高僧求法法顯等數家之書其其繁冗以類相從爲四十九門二十四卷摠二千二百七十一事傳授之本末教法之興替高勝之行業幽顯之報應莫不畢載慧濠之爲此書非務博聞而已將俾學者考古以鑑今知

所畏慕誘掖其善意而策發其怠惰於教法有序焉請序而行之某曰人之學道要臻其極而剛柔緩急文才有不同今子之書以事從人以人從目覽者各以類求之而如慕向焉所得斯過半矣嘉泰普燈錄二十卷

陳氏曰僧正受編三錄大抵與傳燈相出入接續機緣語句前後一律先儒所謂遁辭也然本初自謂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今四燈摠一百二十卷數千萬言乃正不離文字耳

龐蘊語錄十卷

晁氏曰唐龐蘊襄陽人與其妻子皆學佛後人錄其言成此書

羅漢因果識見頌一卷

陳氏曰天竺闍那多迦譯首有范仲淹序言宣撫河東得於傳舍藏經所未錄者十六羅漢爲比丘摩拏羅等說

雲寶頌古八卷

晁氏曰皇朝僧道顯居雪竇山所謂頌古者猶詩人之詠古云

宗門統要十卷

陳氏曰建溪僧宗永集

鮑楚宗記

永嘉鮑楚撰水心序曰佛學由可至能自為宗其說蔓肆數十萬言求嘉鮑楚刪擇要語定著百篇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為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不用即己為佛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璨數人大喜決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已乎子不得而知也己之果為佛乎子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人畔佛之學而自為學倒佛之言而自為言皆自以為己即佛而其甚者至以為過於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之過也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狄枝絕之易爾不幸

以吾中國之人為非佛之學以吾中國文字為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草野倨侮廣博茫昧儒者智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則中國之人非佛非己蕩逸縱恣終於不返矣是不足為大感歎予嘗習楚儒之強者溫弱者眩皆莫之睨子以何道知之又為之分高而別下取要而舍煩哉楚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為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子聞其愈悲夫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今悟而遂畔之痛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

雪峰廣錄二卷

陳氏曰唐真覺大師義存語丞相王隨序之隨及楊大年皆號參禪有得者也

古塔主語錄三卷

晁氏曰皇朝僧道古撰范文正喜之嘗親為疏請說法有句云道

行無玷孤風絕攀時以為非溢美也

碧巖集十卷

晁氏曰皇朝僧克勤解雪竇實頌古曰碧巖集

法藏碎金十卷

陳氏曰太子少傅晁迥撰

景祐天竺字源七卷

陳氏曰僧相澤等集進以華梵對翻有十二聲三十字母各有牙齒
舌喉唇五音仁宗御製序吳郡虎丘寺有賜本如新

金園集三卷

天竺別集三卷

陳氏曰並錢塘天竺僧遵式撰世所謂式微主是也

道院集要三卷

陳氏曰王古撰以晁迥法藏碎金老智餘書刪重集碎別為此篇
大慧語錄四卷

陳氏曰僧宗杲語其徒道謙所錄張魏公序之

禪宗頌古聯珠集一卷

陳氏曰僧法應編

釋迦氏譜十卷

晁氏曰唐釋僧祐撰僧祐以釋迦譜記雜見于經論覽者難通因
纂成五卷又取內外族姓及弟子名氏附于後

高僧傳六卷

晁氏曰蕭梁僧惠敏撰分譯經義解兩門

高僧傳十四卷

晁氏曰蕭梁僧釋慧皎以劉義宣靈驗記陶潛搜神錄等數十家
並書諸僧殊蹟略乃博采諸書咨訪古老起于永平十年終于天
監十八年凡五百五十二載二百五十七人又附見者二百餘人
分為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遺身誦經興福經師唱道十科

續高僧傳三十卷

晁氏曰唐僧道宣撰藝文志作道宗大明寺僧也以慧皎會稽人故其書詳於吳越而略於燕魏故上距梁天監下終唐貞觀十九年百四十四載編載二百四十人附見者又一百六十人分譯經解義集禪明律護法感通遺身讀誦興福雜科凡十門

求法高僧傳二卷

晁氏曰唐僧義淨撰義淨西遊記中往天竺求佛經既還因纂集唐僧往西域者五十六人行事

比丘尼傳四卷

晁氏曰蕭梁僧寶唱撰起晉升平訖梁天監得尼六十五人為之傳以檢淨為首寶唱金陵人藝文志有其目

僧寶傳三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僧德洪撰其序云五家宗派嘉祐中達觀雲禪嘗為之傳載其機緣語句而略其終始行事德洪謂入道之緣臨終之効有不可闕者遂盡掇遺編別記補以諸方之傳又自嘉祐至政和取雲門臨濟兩宗之裔絕出者合八十七人各為傳係之以贊云

正法世譜

王質景文撰自序略曰其書始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釋迦佛生至隆興元年癸未大慧卒得二千二百八十五年以史記通鑑及皇極經世相參以為正其間諸宗師出某鄉姓某氏舍某家所從師某人受具所游方某所出世某所得法某人授法某人其平生所可見其事終其所塔其所壽若干臘若干儼史記年表列之此世譜大略也蓋自大藏經之餘諸史諸集四方圖經諸誌銘若近儒釋之徒所著未及入藏者皆裒以為資大慧以降方歷訪其人續之未艾也竟余世而已

關元釋教錄三十卷

晁氏曰唐僧智昇撰智昇在開元中纂釋氏諸書入中國歲月及翻譯者姓氏以標嚴經為唐僧懷迪譯張天覺以懷迪與菩提流支後魏僧其言殆不可信也

釋書品次錄一卷

陳氏曰題唐僧從梵集未有黎陽張暈跋稱大定丁未蓋虜中板本也

法寶標目十卷

陳氏曰戶部尚書三槐王古敏仲撰以譯藏諸函隨其次第為之目錄而釋其因緣凡佛會之先後華譯之異同皆是著之古且之曾孫入元祐黨籍

右釋書

致堂胡氏崇正辨序曰崇正辨何為而作歟闢佛氏之邪說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謂異姓為慈不

君世主而拜其師為法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續為罪垢是淪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則無惻隱滅類毀形而不耻則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為善則無辭讓同我者即賢異我者即不肖即無是非是絕四端也三綱四端天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惟蠻夷戎狄則背違之而毛鱗蹄角之屬咸無焉不欲為人者已矣必欲為人則未有淪三綱絕四端而可也釋氏於此不單掃除自以為至道安得不謂之邪歟豈特此哉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鬼佛不言人而言鬼人不能免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言經常道所以然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盡心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證也佛不以為實而言耳目所不際思議所不及至善之德盡於乾坤也佛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地之下與八荒之外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恤草木之榮枯而憫飛走之輪轉百骸內

外無非形也佛不除手足而除髮鬚不發八竅而防一竅等慈悲也佛獨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蛇虺等棄舍也佛獨使人弃舍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弃捨其力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地未嘗可以法空也佛必欲度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刑災禍未嘗可以呪度也佛必欲度之而伏屍百萬列焚淪沒卒不獲度此其說之踈漏畔戾而無據之大略也非邪而何今中國之教無父無君則聖賢闢之萬世不以為過中國之治弑父與君則王法誅之人心不以為虐至於詭術左道皆重加禁絕所以扶持人紀計安天下也釋氏之說盡麗乎此數者吾儒反相與推尊歸向無乃有三蔽乎三蔽謂何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夫闢光於隙亢者豈知日月之大明固知於一物者豈盡陰陽之變化此凡民淺識也佛因而迷之曰世界不可以數計生死不可以世窮於是不智者亦從而惑矣身拔一毫則色必慄然變足履一刺則心必惕然動此民懦氣也佛因而惴之曰報應之來迅於影響之吞幽冥之獄倍於金木之慘於是不勇者亦從而思矣迫窮患害必起饒益之想謀及悠遠必為子孫之慮此凡民貪情也佛因而誘之曰從吾之教則諸樂咸備壽富不足言造吾之地則超位高明天帝不足貴於是不仁者亦從而貪矣吾儒誠能窮理養氣而宅心必無此三蔽有此三蔽是衣冠身而衆庶見也是引貊入中國以為未快又與禽獸同群而不知避也何乃不思之甚哉無亦可悼之極哉雖賢智之士有出塵之趣高世之念者以事為膠擾非清淨妙圓之體也則曰吾豈有貪懼如愚夫之所期歟蓋將求佛所謂無上法第一義者悟徹此心耳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衣被天下仲尼子思孟軻之道昭覺萬世凡南面之君循之則人與物皆蒙其福背之則人與物皆受其殃載在方冊之迹著矣其原本於一心其効乃至於此不可禦也今乃曰是未足以盡吾本心兼利萬

物爲高士也豈不猶食五穀而曰不足以飫登太山而曰不足以
崇者乎蓋亦師聖人之言窮萬物之理反求諸心乎今於聖人之
言未嘗思於萬物之理未能窮志卑氣餒俵俵然如逆旅之人也
乃率然曰妙道非六經所能傳亦何言之易耶假曰孔孟有未言
者故佛言之佛言其妙所以出世而孔孟言其粗所以應世耳其
心則一也然則以耳聽以目視以口言以足行飢而食渴而飲冬
而裘夏而葛且而動晦而息戴皇天履后土皆孔孟日用之常佛
老何不一察反之而亦與之同乎同其粗而不同其精同其心而
不同其用名曰出世而其日用與世人無以異烏在其能出乎故
道不同不相爲謀儒與佛不同審矣佛者未嘗爲儒謀而儒之陋
者無不爲之謀悅其受記之媚承其外護之諂張而相之扶而興
之至使非毀堯舜詆譏丘軻曾不以爲疾也一有距西方之說者
則怵心駭色若罪元在已緝弒父與君未足以方其怖且怒矣

心陷僻乃至於此耶或者曰如子所言皆僧之弊非佛本旨也子
惡僧可也兼佛而斥之則過矣則應之曰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
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栢之實使緇衣髡首者承其教用其術而有
此弊是誰之過也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紀乎億千萬載豈有弊
耶惟其不作而無弊也是以如天之覆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
待培而厚如日月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造作而有弊也是故曼
衍其說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詛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
托之於國王宰官劫以禍福苦樂而其弊久而益甚矣墨氏兼愛
其流無父楊朱爲我其流無君非身自爲之也孟子究極禍害比
之禽獸况其身自爲之又率天下而從之其害源之所達而禍波
之所浸千有餘年喪人之心失人之身破人之家亡人之國漂泊
滔懷天下溺焉莫之援也豈曰弊而已乎昔梁武奉佛莫與比隆
及侯景之亂諸子擁重兵圖便利雲翔不進卒殄其父而後兄弟

相夷宗國亡滅彼於君臣父子之際可謂淡然而無情不為愛欲牽
矣而道果如是耶或者猶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為善使人畏罪而
不為慕善而為之豈不助於世而何闢之深也則應之曰善者無
惡之稱也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自非喪心者不以為非惡孰與
有父有君之為善乎道者共由之路也不仁不義者可由乎自非
喪心者不以為可由孰與居仁由義之為道乎子悅其言而不覈
其事過矣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溫清為孝者其孝小出
家得道而昇濟父母於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為
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効牟尼之逃父而為之者也逃父
之於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於思慮憂勤而親其身之為全也殺
父升之於天之非理不若使父免於叱逐餒殍而養其生之為得
也然則佛之所謂大孝乃其父之所謂大不孝耳借使佛之說盡
行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致殄絕而佛法亦不得傳矣人言

君則爭奪屠膾相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此理之易見
者彼非懵然不知也特罔人以虛誕之言蓋其悖逆之情聾瞶愚
惰之徒而安享華屋之居良田之利金帛之施衣食之奉泰然為
生民之大蠹不謂之異端邪說謂之何哉是故仲尼正則佛邪佛
邪則仲尼正無兩立之理此崇正辨所以不得已而作也上士立
德以教變之中士立功以法革之下士立言以辭闢之吾下士也
凡若干言覽者矜其志而左右其說則忠孝之大端建矣

又永寧院輪藏記曰文籍惟吾儒與釋氏為最多然儒書之要莫
過乎五經鄒魯之語是七書者上下閱千百餘載非一聖賢所言
摠集百有餘卷而已既經孔子裁正理益明道益著三才以立萬
世無弊違之則夷狄禽獸在而未有尊卑寧寧者收藏奎眩以利心事
之而所以至於今守而不廢蓋人生所共由自不可離也其餘
百氏著述日繁世以公得以去評首至於數萬可謂衆矣然明智之

士則必紀綱大訓於舌於筆。使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設淫邪遁
之辭過而不得肆固不盡以爲是也。今釋氏之書五千四十八卷
以詞之多故世入罕能誦之。吾嘗聞寶其目則曰論曰戒曰懺曰
贊曰頌曰銘曰記曰序曰錄。雖出於僧人所爲居其大半而以經
稱者纔一千餘卷。焉僧人於中所常誦味。奉唱者又亦六七品而
止。爾餘則置而不道也。所以不道者抑未暇歟。將無庸稱焉。然則
自其術論之所得有淺深則所言有當否。若舉以爲是不亦罔之
甚哉。夫其詞之多雖未可盡究而立說之大旨亦可知矣。蓋論心
則謂耳目口鼻之用喜怒哀樂之變皆非本體之妙也。論身則謂
假合暫聚生老病死無非苦惱。雖以食狼虎飽鷓鴣爲而可也。論生
死則謂有前世之來後世之往。人與狗彘羊牛相爲輪轉而不息
也。論世界則謂天上有堂地之下有獄。日月之中有宮。園星辰
之域有里數而宇宙之衆如河沙微塵者蓋不可勝計也。論庶物

則羽毛介鱗皆前生之親愛宗族而含靈蠢動蚊蚋螻蝻與佛不
殊亦欲化之使登正覺也。其於秉彝天命則以爲愛欲所鍾因而滋
續無足貴者。故視父母兄弟妻子猶惡憎離毒之可惡也。其所親
厚則以它人爲慈父法嗣。九九州四海殊根異質不問賢否苟同
於我者皆眷屬也。其論覆載之內可見之物可名之事則等之寐
夢幻詭滙影電露舉非堅久真實不必爲也。其論鬼神則記其狀
貌叙其種類知其嗜慾年壽得其居處名數縱口而談極筆而書不自
以爲怪也。佛既言之又付囑之僧遂演說而推廣之。所以其書至
於五千四十八卷之富且以爲字字皆至理句句皆妙法。卷卷有
光明願願有神佛護持無可置議。於是哀人之財殫衆之力印以
紙筆匣而藏之。載以機輪推而轉之。丹砂黃金文珉香木窮極侈
麗葩華絢爛然後爲快。獨疑而闢之者乃外道魔障佛之罪人若
傳太史韓文公之流至今爲釋子恣罵而未已也。夫既以空虛寂

滅爲道之至矣雖天倫之重乾坤之大照臨之顯山河之著猶將
掃除殄滅洞然不立則凡見於形像當一毫無有焉今乃建大屋
聚徒黨耕良田積厚貨憧憧擾擾與世人無異而以佛之遺書層
置儲貯巍然燁然鬱相望也烏在其爲空乎不能空其言說之迹
而欲空育之萬有烏知其可乎是必有說矣比立意巖居桂陽之
永安悉其志力以營茲事勤勞歷年而後克成來求爲之述以示
久遠予因舉儒釋同異且箴夫棄有趣空者之蔽庶吾黨之士相
與講明以止於至善夫豈好辯哉蓋不得已也

又讀史管見曰太宗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卿何不悟奕曰佛乃胡
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言談飾以妖幻用欺愚
俗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如奕之言未足以斷佛道之至
彼所以能張大其說流傳千有餘歲高明之士往往從之者亦有
以深動乎其心矣若苟曰妖幻而已則中人以下亦或能照之蓋
不如是也然其說實爲浩博連類以根塵六者反復隱顯引而伸
之遂至於數十萬言故君子曰若一欲窮之未必能窮而先爲所
變故不着置而不觀此爲中人以下者言之也若夫上智之士既
不可惑亦必遍讀其書抉其捷而剔其隨然後冰釋雲散渙然無
疑信道術之爲天下裂而至當之必歸于一也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子

類書

唐志十七家四十二部七千二百八十八卷

失姓名三家王義方以下不著錄三十一家一

千三百三十一卷

宋三朝志一百一十五部五千一百一十九卷

宋四朝志一十六部五百一十四卷

宋中興志一百七十一家一百九十七部八千三百九十七卷

同姓名錄三卷

晁氏曰梁元帝撰纂類歷代姓名人成書一卷唐陸善經續增廣之齊梁間士大夫之俗喜徵事以為其學淺深之候梁武帝與沈

約徵栗事是也類書之起當在此時故以此錄為首

古今刀劍錄一卷

晁氏曰梁陶弘景撰記古今刀劍

語麗十卷

陳氏曰梁相東王功曹參軍朱澹遠撰采摭書語之麗者為四十八門按前志但有雜家而無類書新唐書志始別出為一類此書乃猶列雜家要之實類書也但其分門類無倫理澹遠又有語對一卷不傳

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

陳氏曰北齊尚書左僕射范陽祖珽李徵等撰按唐志類書在前者有皇覽類苑華林遍略等六家今皆不存則此書當為古今類書之首珽之行事姦貪凶險盜賊小人之尤無良者言之則污口舌而其所編集乃獨至今傳於世然珽嘗以他人所賣遍略質錢受

杖又嘗盜官遍略一部坐獄論罪今書母乃盜遍略之舊以為己

功耶遍略者梁徐僧權所為也又按隋志作聖壽堂御覽卷數同

聖壽者實齊後主所居

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

晁氏曰唐虞世南撰世南仕隋為秘書郎時鈔經史百家之事以備用分八十部八百一類北堂者省之後堂世南鈔書之所也家一百二十卷

兔園策十卷

晁氏曰唐虞世南撰奉主命纂古今事為四十八門此皆偶麗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塾以授兒童故有遺下兔園策之謂

古今姓字相同錄

晁氏曰唐丘光庭撰光庭中進士第

藝文類聚一百卷

晁氏曰唐歐陽詢等撰分門類事熟採前世賦詩銘頌文章附于逐目之後按唐志詢為令孤德余克朗趙智行同修陳氏曰所載詩文賦頌之屬多今世所無之文集

初學記三十卷

晁氏曰唐徐堅等撰初張說類集事要以教諸王開元中詔堅與韋述余欽施本張烜李銜孫季良分門撰次

集類一百卷

晁氏曰唐劉綺莊撰綺莊毗陵人嘗於蘇州崑山縣令家多異書採撫事類分二十餘門凡五十餘萬言上之于朝前有萬希序題云開元二十九年辛巳按綺莊集有上白敏中啓疑非玄宗時人當考

六帖三十卷

晁氏曰唐白居易撰以天地事物分門類為聲偶而不載所出書

曾祖父秘閣公為之注行于世世傳居易作六帖以陶家餅數千各題名目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餅內倒取之抄錄成書故所記時代多無次序云

陳氏曰唐志作白氏經史事類一名六帖

程氏演繁露曰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可備詞賦制文采用者各以門日類粹而摠名其書為六帖既不自釋所以名後人亦無辨偶閱唐制其時取士凡六科別其所試條件每一事名一帖其多者明經試至十帖而說文極於六帖白之書為應科第設則以帖為名其取此矣

又曰唐制開元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捲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視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六帖之名所由起取中帖之多者以名其書期必中選也

記室新書三十卷

晁氏曰唐李途撰采摭故事綴為偶儷之句分四百明途中和中為東川掌記因以名其書云

古鏡記一卷

晁氏曰未詳其人纂古鏡故事

戚苑英華十卷

晁氏曰唐袁悅重修本楊名所著悅摭其要類為語對以它說附益之

戚英纂要十卷

陳氏曰唐劉揚名撰皆集內外宗族姻親故事

三教珠英三卷

晁氏曰唐張昌宗撰按唐志一千三百卷今所存者止此備舉文言二十卷

晁氏曰唐陸贄撰摭四百五十餘門議者謂大類六帖而文辭過

焉崇文摭目有之

童子洽聞記三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分二十門雜記經史名數或題童子洽聞記云

唐許塾撰

古城冢記二卷

晁氏曰唐皇甫鑒撰記古城所築之人姓名初不及冢而名曰城冢記未知其說

小名錄三卷

晁氏曰唐陸龜蒙撰龜蒙以末世有官名小名之別自秦至隋編而記之至於神仙玉女之名婦人臧獲之字亦無遺焉龜蒙世稱其博然此書特雜取於史傳間爾無異聞也

金鑰二卷

陳氏曰唐太學博士河內李商隱義山撰分四部曰帝室職官歲時州府大略為牋啓應用之備

玉屑十五卷

陳氏曰無名氏

備忘小抄十卷

晁氏曰爲蜀文谷撰雜抄子史一千餘事以備遺忘其後題廣政三年廣政王行年號也

太平御覽一千卷

晁氏曰皇朝李昉等撰太平興國中昉被詔輯經史故事分門春明退朝錄云書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名太平御覽

陳氏曰前次修文御覽藝文類聚齊書要略等書各譯條次修纂本號

太平編類太平興國二年受詔八年書成各御覽或言國初書多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故也其實不然特因前諸家類書之舊

爾以三朝國史攷之館閣及禁中書摠三萬六千餘卷而御覽所引書多不著錄蓋可見矣

冊府元龜一千卷

晁氏曰皇朝景德二年詔王欽若楊億修君臣事跡唯取六經子

史不錄小說雜書至祥符六年書成上之凡三十一部有摠序一千一百四門有小序同修者十五人錢惟演杜鎬刁衍李維戚綸

王希哲陳彭年姜輿宋貽王陳越陳從易劉筠查道王曙夏竦初撰編序諸儒皆作帝以體制不一遂擇李維錢惟演陳彭年劉筠夏

竦等付楊億寫定賜今名為序冠其首其音釋又命孫奭爲之陳氏曰凡八年而書成摠五十部部有摠序一千一百四門門有

小序賜名製序所采正經史之外惟取戰國策國語韓詩外傳呂氏春秋管晏韓子孟子淮南子及修文殿御覽每門具進上親覽

摠其舛誤多出手書或各對指示商略

容齋洪氏隨筆曰真宗初命儒臣編修君臣事跡後謂輔臣曰昨見宴享門中錄唐七宗宴飲章庶人等預會和詩與臣僚馬上口摘合桃事皆非禮也已今削之又曰所編事迹蓋欲垂為典法異端小說成所不取可謂盡善而編修官上言近代臣僚自述揚歷之事如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李石開成承詔錄韓偓金鑿密記之類又有子孫追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鄴侯傳柳氏序訓魏公家傳之類或隱己之惡或攘人之善並多溢美故匪信書并僭偽諸國各有著撰如偽吳錄孟知祥實錄之類自矜本國事或近譏其上件書並欲不取餘有三十國春秋河洛記壺關錄之類多是正史已有秦記燕書之類出自偽邦商芸小說談數之類俱是談諧小事河南志邠志平剡錄之類多是故吏竄從述本府戎帥征伐之功傷於煩碎西京雜記明皇雜錄事多語怪奉天錄尤是虛詞盡議采取恐成蕪穢並從之及書成賜名冊府元龜首尾十

年皆王欽若提摠凡一千卷其所遺棄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鑿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

天和殿御覽四十卷

陳氏曰侍讀學士臨川晏殊等天聖中受詔取冊府元龜撮其要者分類為二百一十五門天和者禁中便殿也

鹿門家鈔詩話五十卷

陳氏曰馮贖少知襄陽及文燦換以群書分類事為詩而注釋之

其祖曰休有書名鹿門家鈔故今述其名

類要六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所集分函輯經史子集事實以備修文之用

陳氏曰按中興書目七十七卷豈併目錄為七十七部耶

南豐曾氏序略曰公所為類要上中下秩摠七十四門凡若干門

皆公所手抄於六藝太史百家之書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

族譜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

錄皆搜尋細譯而終於三才萬物變化情偽是非興壞之理隱顯

巨細之委曲莫不究公之得於內者若此則士不素學而處從官

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

事類賦三十卷

陳氏曰校理丹陽吳淑正儀撰進并注

韻類題選一百卷

陳氏曰朝奉大夫知處州蘄袁穀容直撰以韻類事纂集頗精要

世所行書林韻會蓋依倣而附益之者也穀嘉祐六年進士東坡

守杭時為俸風月平分之詞為藪作也其後累世登科絜齋燮其

四世孫也

書林韻海一百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分門韻纂經史雜事以備檢閱或云皇朝許冠

所編

書叙指南二十卷

晁氏曰任浚城崇寧中入纂集古今文章碎語分門編次之凡二

百餘類

陳氏曰皆經傳四字語備尺牘應用者

異號錄二十卷

北氏曰皇朝馬永易明史編古今殊異名號如銅馬帝無愁天子

之類頃嘗見近世人增廣其書名曰實錄亦殊該博

陳氏曰馬永易撰蜀人勾龍材校正文彪增廣本書三十卷後集三十卷義取名者實之實為名

史韻四十九卷

陳氏曰嘉禾錢詠正初撰附韻類事頗便檢閱

書林韻會一百卷

陳氏曰無名氏蜀書坊所刻規摹韻類題選而加詳焉

押韻五卷

晁氏曰皇朝張子孟撰輯六藝諸子三史句語依韻編入以備舉子

試詩賦之用

歌詩押韻五卷

晁氏曰皇朝楊咨編古今詩人警句附於韻之下以備押韻

晉史分門屬類賦三卷

晁氏曰皇朝楊筠撰以左氏事類分十門各為律賦一篇乾德四年上之

國史對韻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范鎮撰吳仲庶嘗稱景仁憫諸後學雖涉書傳而問以今代典故則懵然不知乃知太祖開基迄于仁宗朝撫取事實可為規矩鑒戒者用韻編次之即此書也

孝悌類鑒七卷

晁氏曰皇朝俞觀能撰取經史孝悌事四言韻語

禁殺錄一卷

晁氏曰皇朝李象先撰元祐中象先集錄古今冥報事以為殺戒

侍女小名一卷

晁氏曰王經纂序云大觀中居汝陰與洪炎王父游讀陸魯望小名錄戲徵古今女侍名字因盡發所藏書纂集瑜月而成焉凡裨

官小說所記采之且盡獨是正史所載返為脫略子弟之學其蔽如此

後六帖三十卷

陳氏曰知撫州孔傳撰以續白氏之後也傳襲封衍聖公

海錄碎事三十三卷

陳氏曰知泉州建安葉廷珪撰

皇朝事實類苑二十六卷

陳氏曰知吉州江少虞撰紹興中人其書亦可入小說類

群書類句十四卷

陳氏曰二心葉儀鳳撰以群書新語增廣自五字以至九字為七百

五十一門各以平仄為偶對

兩漢博聞二十卷

陳氏曰無名氏或曰楊侃

左氏摘奇十二卷

陳氏曰給事中吳郡胡元質長文撰

諸史提要十五卷

陳氏曰叅政吳越錢端禮和撰泛然抄錄無義類

漢雋十卷

陳氏曰括蒼林鉞撰以西漢書分類為五十篇皆句字之古雅者

雋者取雋永之義也

文選雙字類要三卷

陳氏曰蘇易簡撰抽取雙字以類編集

選腴五卷

陳氏曰天台王若撰以五聲韻編集文選中字淳熙元年序

晉史屬辭三卷

陳氏曰永嘉戴迅簡之撰用蒙求體以類晉事元祐癸酉歲也

觀史類編六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初集此篇爲六門曰擇善曰儆戒曰圖範曰治體曰論議曰圖事而圖範最先成既別行今惟五門而論議分上下卷

帝王經世圖譜十卷

陳氏曰著作佐郎金華唐仲友與正撰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本之經典兼采傳註類聚群分凡百二十二篇周平園題辭略曰真正於書無不觀於理無不究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皆本之經典兼採傳註類聚群分旁通乎貫使事時相參形聲相配或推源長之象或列休咎之證而於郊廟學校畿疆井野尤致詳焉各爲摠說附其後始終條理如指諸掌每一篇成門人金式輒繕焉藏去積百二十二篇又得與正猶子燁別不相與校讎厘爲十卷以類相從會分教廬陵將鏤

板校官而郡守趙侯善鏤助成之屬予題辭夫水之流東惟海歸車之指南其途不迷今是書折衷於聖人示適治之路故名曰帝王經世圖譜非其他類書比也昔漢儒專通一經仍守師說居家用以修身涖官取以決事況乎六經旨趣百世軌範皆聚于此學者能因廣記備言精思博考守以卓約則它日見諸行事豈不要而有功也歟

經子法語二十四卷

左傳法語六卷

史記法語十八卷

西漢法語二十卷

後漢精華十六卷

三國精語六卷

晉書精語五卷

南史精語十卷

陳氏曰洪邁撰自博聞誨蒙漢雋摘竒提要及此法語諸書皆所以備遺忘而洪氏多取句法漢雋類例有倫餘皆隨筆信意抄錄者也

杜詩六帖十八卷

陳氏曰建安陳應行季陵撰用白氏內類編類杜詩語

錦綉萬花谷四十卷續四十卷

陳氏曰序編淳熙十五年作而不著名氏門類無倫理序文亦拙古今故事錄二十卷

陳氏曰知建昌軍金陵閻一德撰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八卷終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子

雜藝術

唐志十一家二十部一百四十四卷

失姓名八家張彥遠以下不著錄十六家一百一十七卷

宋三朝志四十八部一百五卷

宋兩朝志十七部二十三卷

宋四朝志一十三部二十九卷

宋中興志五十八家六十部一百一十二卷

古畫品錄一卷

晁氏曰南齊謝赫撰言畫有六法分四品夫秋之奕延壽之畫伯樂之相馬審威之飯牛以至曹丕之彈棊袁彥之榜蒲皆足以擅

名天下昔齊侯禮九九而仲尼賢博奕良有以哉經著大射投壺之禮蓋正己養心之道存焉顧用之何如耳安可直謂之藝而一切廢之故予取射訣畫評弈經算術博戲投壺相馬牛等書同次之爲一類

按晁陳二家書錄以醫相牛馬及茶經酒譜之屬俱入雜藝術門蓋仍前史之舊今以醫相牛馬之書名附醫方相術門茶酒經附種植入農家門其餘藝技則自爲此一類云

齊梁畫目錄一卷

陳氏曰唐竇蒙子泉錄

續畫記一卷

晁氏曰唐李嗣真撰補謝赫之缺又有古今畫人名一卷後畫錄一卷

晁氏曰唐僧彦宗撰品長安名畫凡二十七人

唐朝畫斷一卷

陳氏曰唐翰林學士朱景玄撰一名唐朝名畫錄前有目錄後有天聖三年商宗儒後序與畫斷大同小異

名畫獵精六卷

晁氏曰唐張彥遠纂彥遠字愛賓記歷代畫工名姓自史皇以降至唐朝及論畫法并裝背褙軸之式鑒別閱玩之方

歷代名畫記十卷

陳氏曰張彥遠撰彥遠家世藏法書名畫收藏鑒識自謂有一日之長既作法書要錄又爲此記且曰有好事傳余二書書畫之事畢矣

五代名畫記一卷

陳氏曰大梁劉道醇撰嘉祐四年陳詢直序

五代名畫拾遺一卷

晁氏曰皇朝劉道成纂符嘉應撰序云胡嶠嘗有梁朝名畫錄因廣之故曰補遺

名畫見聞志六卷

乃看畫之綱領也

晁氏曰皇朝郭若虛撰若虛以張愛賓之畫絕筆永昌元年因續之歷五代止國朝熙寧七年分叙論紀藝故事近事四門

陳氏曰元豐中自序稱大父司徒公未知何人郭氏在國初無顯人但有郭承祐耳其書欲斷張彥遠之後

書畫史二卷

晁氏曰米芾元章撰輯本朝公卿士庶家藏法書名畫論其優劣真偽

宋朝名畫評三卷

晁氏曰皇朝劉道成纂符嘉應撰集本朝畫工之名世者第其品以王瓘之為神品云在吳生上

益州名畫五錄三卷

晁氏曰皇朝黃休復纂唐乾初至宋乾德歲休復在蜀中自繫圖畫之精者五十八人品以四格

陳氏曰中興書目以為李昉撰而謂休復書今亡按此書有景祐三年序不著名氏而叙休復所錄明甚又有休復自為後序則固未嘗亡也未知題李昉者與此同異

山水受筆法一卷

陳氏曰唐沁水荆浩浩然撰

德隅堂畫品一卷

陳氏曰李薦方叔撰趙令時德麟官襄陽行家中諸畫方叔皆為之評品元符元年也

林泉高致集一卷

陳氏曰徽猷閣待制河陽郭忠恕撰其父熙字淳夫善畫思元豐五

年進士既貴道述其父遺事嘗得制許光疑為之序曰畫記書訓畫意畫題畫說而序又稱詩歌贊記詔誥銘志今本缺

廣川書跋五卷

陳氏曰董道撰

畫繼十卷

陳氏曰鄧椿公壽稱以繼郭若虛之後張彦遠志止會昌元年若虛志止熙寧七年今書止乾道三年

射評要略一卷

晁氏曰李廣撰凡十五篇

陳氏曰依託也鄧浚無奇

嚴悟射訣一卷

晁氏曰唐王恩永撰思永學射法

成都王書嚴悟射訣

篇首必稱師曰

九鏡射經一卷

射訣一卷

陳氏曰唐檢校太子詹事韋韞撰制弓矢法三篇射法九篇又叙其學射之初有張宗者授之訣為射訣

射訓一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張仲毅撰中興書目云本朝人果也不當名犯

廟諱

射議一卷

陳氏曰元城王越石仲寶撰凡七條

益津射格一卷

晁氏曰宋朝錢師益序以五善圖及武陵格疎密不同參酌為之

增廣射譜七卷

陳氏曰淳熙中詔進士習射畫坊為此以射利末二卷為盧宗邁

射法亦簡

投壺經一卷

晁氏曰唐上官儀奉勅刪定史書續注米周顯部同梁簡文數家書為之唐志有其目

木射圖一卷

晁氏曰唐陸秉撰為十五筭以擊地毬以觸之飾以朱墨字以

貴賤之朱者仁義禮智信仁者慢傲佞貪濫仁者勝

濫者負而行一賞罰焉

溫公投壺新格一卷

晁氏曰宋朝司馬光君實撰舊有投壺格君實惡其多取奇中者以為僥倖因盡改之

文房四寶五卷

晁氏曰宋朝蘇易簡撰集古今筆硯墨漆木東坡實繼以賦頌宋作有徐鉉序

墨譜一卷

晁氏曰宋朝董秉撰熙寧間人秉患世人徒知祖李之名而不知形模之異同製作之精拙故作圖以著其源流補蘇易簡之缺文云

墨苑三卷

陳氏曰趙郡李孝美伯陽撰曰圖曰式曰法元符中馬洎李元膺為之序

硯譜二卷

又名北海公硯錄又名北海公硯錄晁氏曰宋朝唐詢撰硯之故事及其優劣以紅絲石為第一端石次之

歙硯圖譜一卷

陳氏曰太子中舍知婺源縣唐積撰治平丙午歲

歙硯說一卷

又辨歙硯說一卷
陳氏曰皆不著姓名

硯史一卷

陳氏曰水滸撰

硯箋一卷

陳氏曰高似孫撰

閑堂雜記四卷

陳氏曰不著姓名述文房四譜而首載唐氏硯錄

續文房四譜五卷

陳氏曰司農卿李洪秀穎撰

古鼎記一卷

晁氏曰唐吳恊撰記古人鑄鼎本源及其形製

鼎錄一卷

陳氏曰梁中書侍郎虞茂勛撰

古今刀劍錄一卷

陳氏曰梁陶弘景撰

印格一卷

晁氏曰宋朝晁克一撰克一張文潛甥也文潛嘗為序之其略曰

克一既好古印章其父補之愛之尤篤悉錄古今印璽之法謂之

圖書譜自秦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余頗愛其用心不移致

精於末務使有傳焉

香譜一卷

晁氏曰宋朝洪芻駒父撰集古今香法有鄭康成漢宮香南史小

宗香真誥嬰香威夫人追駕馬香唐貞貞半千香所記甚該博然通典

載歷代祀天用水沉香獨博之何邪

香譜一卷

香齋三昧十卷

侯氏萱堂香譜一卷 侯氏萱堂香譜二卷 譜或曰錄

陳氏曰並不知何代人作

南蕃香錄一卷

陳氏曰知泉州葉廷珪撰

九章算經九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姓名或曰周公九章者一方田二算粟三衰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盈不足八方程九句股魏劉徽唐李淳風嘗為之注則此術起於漢之前矣

算經一卷

陳氏曰夏侯陽撰大抵乘除法也隋志二卷唐一卷甄鸞為今本無

注元豐京監本

求一算經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

六門算法五卷

晁氏曰唐龍受益撰并化零歌附

算經三卷

陳氏曰張丘建撰有序首言算者不患乘除之為難而患分之為難是以序列諸分之本元宣明約通之要法按唐志作一卷甄鸞注今本稱漢中郎守前司隸甄鸞註太史令李淳風等註釋算學博士劉孝孫撰細草細草者乘除法實之詳悉也

應用算法一卷

陳氏曰夷門叟郭京元豐三年序稱平陽奇士蔣舜元撰凡八篇曰釋數田畝粟米端尺斤秤修築差分雜法摠為百五十七問前志在歷算類按射御書數均一藝也不專為歷算設故列於此

將作營造法式三十四卷

看詳一卷

晁氏曰皇朝李誠撰熙寧中勅將作監編修法式誠以為未備乃考究經史并詢討匠氏以成此書頒于列郡世謂前時木經極為精

詳此書殆過之

陳氏曰熙寧初始詔修定至元祐六年書成紹聖四年命誠重修元符三年上徽寧二年頒印前二卷為摠釋其後曰制度曰功限曰料例曰圖樣而壕寨石作木木調鑿鋸作泥瓦彩畫制飾又各分類位事備矣

彈碁經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序稱世說曰魏武帝好彈碁宮中皆効之難得其局以粧險之蓋形狀相類就蓋而彈之俗中因謂魏宮粧奩之戲按西京雜記云劉向作彈碁典論云前代馬合卿張公子皆善彈碁然則起於漢朝非自魏始世說誤矣

陳氏曰張柬之撰

五木經一卷并圖例

陳氏曰唐李翱撰元革註蓋樗蒲之戲也

樗蒲經一卷樗蒲格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序樗蒲古之戲也則設下安氏慕容寶之徒皆擲盧不聞餘宋今以盧鳥為上雜犢次之

象碁一卷

又碁勢二卷

晁氏曰皇朝尹洙撰凡五圖今世所行者不與焉

溫公七國象碁一卷

晁氏曰司馬光君實撰周秦韓魏趙楚齊燕實八國而云七者周室不與焉

廣象戲圖一卷

濟北晁補之無咎撰自序曰象戲戲兵也黃帝之戰驅猛獸以為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余為兒時無他弄見設局布碁為此戲者縱橫出奇愕然莫測以為小道可喜也稍長觀諸家陣法雖畫地而守規矩有截而變化舒卷出入無倪其說亦可喜暇時因求所謂象戲者欲按之以消永日蓋局縱橫路十一碁

三十二為兩軍互意苦而狹也嘗談以局縱橫路十九碁九十八廣之意少致焉然按圖置物計步而使終亦膠柱而已矣而智者用之則十九者之間盡強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間盡死生之勢而十九九十八之外死生強弱可循環於無窮飽食終日得吾說而為之則涿鹿之縱觀猶目前矣

忘憂集三卷

晁氏曰皇朝劉仲甫編載唐韋延祐碁訣并古今碁圖

忘憂清樂集一卷

陳氏曰碁待詔李逸民撰集

通遠集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視清樂為碁

象碁神機集一卷

陳氏曰稱杉楊葉茂卿撰

釣鰲圖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凡四十類各有一詩

採珠局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序云王公而不知其名凡三十餘類亦各有一詩

捉卧甕人事數一卷

晁氏曰皇朝李庭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阮孚山簡阮籍儀狄顏

回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白樂天為目有趙昌言序

陳氏曰此篇與釣鰲圖採珠格局勸酒玉燭詩名一卷皆酒邊雅談

三象戲圖一卷

陳氏曰似陽成師仲編

雙六格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其法左右十二梁設二朋朋各十五子一白一

黑用明瓊二各以其采由右歸左子單則它子得擊兩子以上它

子雖相當不得擊故武后夢雙六不勝狄仁傑所以云無子也
葉子格戲一卷

晁氏曰不著撰人世傳葉子婦人也撰此戲晚唐之時
三國圖格一卷 金龍戲格一卷

打馬格一卷 旋其格一卷

晁氏曰並不題撰人

漢官儀新選一卷

晁氏曰皇朝劉敞撰刪取西漢之官而附其列傳黜陟可戲笑雜
編之以為博奕之一物

進士采選一卷

陳氏曰趙明遠景昭選此元豐末改官制時遷除格例也

打馬圖式一卷

陳氏曰鄭寅子敬撰用五十馬

打馬賦一卷

陳氏曰易安李氏撰用二十馬以上三者各有不同今世打馬大
略與古樗蒲相類

譜雙一卷

陳氏曰洪遵集此戲今人不復為

希古集一卷

陳氏曰括蒼何宗姚取投壺新式及馮氏射法為一編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九終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

鄱陽馬端臨貴興著

經籍考

集

吳氏曰漢時未以集名書故漢藝文志載賦頌歌詩一百家皆不曰集晉孫勣分書為四部其四曰丁部宋王儉撰七志其三曰文翰志皆無集名至梁阮孝緒為七錄始有文集錄隋經籍志遂以首况等賦皆謂之集而又有別集史官謂別集之名漢東京所初按閔馬父論兩頌之配曰韋昭注輯成也蓋東京別集之名實本於劉歆之輯辭而輯畧又本於商頌之輯云

宋兩朝藝文志曰別集者人別為集古人但以名氏命篇南朝張融始著玉海之號後世遂以別集為集名一家至有十數者爵里年氏各立一義或相去甚遠而文字亦不勝其繁矣

晁氏曰...原作離騷雖詭譎...
...辭然為百代詞章之...
...厥後綴之者...
...言學者欲...故別而取...
...極於唐至...百餘家當晉...
...賦以下彙分之曰文章流別後世祖述之而為總集蕭統所選
是也至唐亦且七十五家嗚呼盛矣雖然幾生於無所用或其
傳不能廣值水火兵寇之厄因而散失者十八九亦有長編巨
軸幸而得存而屬目者幾希此無它凡以其虛辭濫說徒為觀
美而已無益於用故也今錄漢迄唐附以五代本朝作者其數
亦甚眾其間格言偉論可以扶持世教者為益固多至於虛辭
濫說如上所陳者知其終當浪派無聞猶可以自警則其無用
亦有用也是以不加銓擇焉

賦詩

漢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
物造出則造辭義之也...
夫也古有諸侯卿大夫交...
...詩以論其志蓋以別賢...
...也春秋之後國道衰...
...逸在布衣而賢人志...
...憂國皆作賦...
...司馬相如枚乘交揚子...
是以揚子雲博之曰詩人...
...如孔子之門人用賦...
不用何目...
皆感於哀樂錄...
...知薄厚云序詩賦為五

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大招自沉汨羅以死其後
 楚宋玉作九辨招魂漢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
 朔作七諷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
 而哀平之死於忠至漢武時淮南王安始作離騷傳向與校經
 書分為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
 不說至逸自以為南陽人與原同土悼傷之復作十六卷章句
 又續為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為十七篇按漢書志屈原賦二
 十五篇今起離騷經至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
 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十一則溢而為二十
 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繫九歌之末又不可合十一為九然
 則謂大招為原辭可疑也天以招魂為義恐非自作或曰景差
 蓋近之其卷後有蔣之翰跋云晁美叔家本也
 陳氏曰逸之注雖未能盡善而自淮南王安以下為訓傳者今

不復存其目僅見於隋唐志獨逸注幸而尚傳興祖從而補之
 於是訓詁名物詳矣

楚詞釋文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其篇次不與世行本同

陳氏曰古本無白氏其氏符之吳郡林處德祖其篇不與今本同
 今本首騷經次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九辯招魂大招
 惜誓招隱七諷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釋文亦首騷經次九辯
 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諷九
 歎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洪氏按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
 中則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序之耳朱侍
 講按天聖十年陳說之序以為舊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
 後重定其篇第然則今本說之所定也余按楚辭劉向所集王
 逸所注而九歎九思亦列其中蓋後人所益也歟

補注楚辭十七卷 考異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凡王逸章句有未盡者補之自序云以歐永叔蘇子瞻晁文元宋景文家參考之遂為定本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且言辨騷非楚詞本書不當錄

陳氏曰洪興祖撰興祖少時從柳展如得東坡手校十卷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後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參校遂為定本始補王逸章句之未備者成書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附古本釋文之後其末又得歐陽永叔孫莘老蘇子容本於關子東葉少協校正以補考異之遺洪於是書用力亦勤矣

重編楚辭十六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重編獨離騷經仍故為首篇其後以遠遊九章九歌天問卜居漁父大招九辯招魂惜誓七諫哀時命招隱九懷九歌為次而去九思一篇其說曰按八卷屈原遭憂所

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本所編或不及第幾楚辭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叙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既放之後摠憤所作者故遷於下卜居漁父自序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與疑原作非景差辭沈淵不返故以終焉為楚辭上八卷九辯招魂皆宋玉或曰九辯原作其聲淅矣世習弘深或以為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忌王褒漢宣帝時人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景純作故其次序如此皆西漢以前文也為楚辭下八卷王逸東漢又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闕矣又十七卷非舊錄故去之又顧淵遠離騷經訓釋淺陋者而錄司馬遷原傳冠其首云

續楚辭二十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細擇後世文賦與楚辭類者編之自宋玉

以下至本朝王...二十六人計六十篇各為小序以冠其...
而最喜...
借然亦...
變離騷二十...

變離騷二十...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編公既集續楚辭之擇其餘文賦大意祖
述離騷或一言似之者為一編其意謂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
楚辭今楚辭又...始曰變離騷者欲後世知其出於原也
猶服畫而係其...云所錄自楚荀卿至本朝王令凡三十
八人通九十六首

陳氏曰晁補之無以撰去九思一篇入續楚辭定著十六卷篇
次亦頗改易又不與陳說之本同續變二篇皆楚辭流派其曰
變者又以其類離騷而少變之也新序三篇述其意甚詳然其
去取之際或有不能曉者

楚辭贅說四卷

陳氏曰右司郎宣城周紫芝少隱撰嘗為哀湘纍賦以反賈誼
揚雄之說又為此書頗有發明

楚辭集說八卷 辨證二卷

陳氏曰侍講新安朱熹元晦撰以王氏洪氏注或迂滯而遠於
事情或迫切而害於義理遂別為之注其訓故文義之外有當
考者則見於辨證所以辨前注之蔽陋而發明屈子之微意於
千載之下...至謂山海經...問而著書...反取二書以證天
問可謂高世...時序文所謂...六經皆有訓...偉矣其篇...
屈子所著二

十五篇為... 而下則曰續雜其言七諫以下解意
平緩意不... 而為呻吟者為名言也

朱子自序曰... 賦... 而南國宗之名章... 通號楚辭
大氏皆祖... 而... 賦... 而南國宗之名章... 通號楚辭
或過於中... 不可以... 然皆出於... 愛國之誠心原之
為書其辭... 雖或... 跌宕怪神... 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
皆生於... 惻惻不能自己之至意... 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
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 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
或羞稱之... 然使世之... 放臣... 怨妻去婦... 淚謳吟於下而所
天者幸而... 聽之則於彼此之間... 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
所發而增... 夫三綱五常之重... 此子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
敢直以詞... 人之賦視之也... 然自原著此辭至漢未久而說者已
失其趣如... 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

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讀
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
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三
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
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覆嗟嘆咏歌以尋其文詞
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
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事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
所為言鬱而不... 吁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得白於後世子於
是益有... 感... 病呻吟之暇聊摺舊編粗加彙括定為集注八
卷庶幾... 讀... 必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
千載之下... 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 矣是豈
易與俗人言

朱子語錄... 言不善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

棟九歌是說君以為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它便不是然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為山鬼又倒說山鬼為君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下實楚些沈存中以此為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楚辭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一部不可曉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魚豈恁地著力做只是不好

楚辭後語六卷

陳氏曰朱熹撰凡五十二篇以晁氏續變二書刊定而去取則嚴而有意矣

朱子自序曰楚辭後語目錄以晁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晁氏之為此書固主為辭而亦不得不兼取於

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辭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為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固不可行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為貴其或有是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湯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若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為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等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弃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為禮法之罪人之高唐李姬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正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為獻

笑之資而可諷之有或甘息失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為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琰猶知媿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辭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辭鼂氏以為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為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耻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為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為者矣其為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著悉云

龍岡楚辭說五卷

陳氏曰宋嘉林應辰渭起撰以離騷章分段釋為二十段九歌九章諸篇亦隨長短分之其推屈子不死於汨羅比諸浮海居

夷之意其說甚新而有理以為離騷一篇詞雖哀痛而意則宏於與夫直情經行勇於蹈河者不可同日語且其興寄高遠登昆侖歷閩風指西海陟陸臯昆禹言也世儒乃以為實者何哉然沈湘之事傳自司馬遷賈誼揚雄吳果嘗有異說漢去戰國未遠恐非虛語也

新校楚詞十卷 翼騷一卷 洛陽九詠一卷

陳氏曰昭武黃伯思長慶撰楚辭卷上屈宋諸騷皆是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惟口吳諱蹇紛佗佗者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不者楚語也元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芰黃若煩蘅者楚草也凡此以諸家物校定又以太史公屈原傳至陳說之之序而以今序別為一卷目以翼騷洛陽九詠者伯思所作也

宗玉集一卷

陳氏曰楚太...宋王撰史記屈原傳...是楚人宋王唐勒景差之徒...原之弟子也而王之詞賦獨傳...至以屈宋並稱於後世...餘人皆莫能及...故隋志集三卷唐志二卷今書乃文選及古文苑中錄出者未必當時本也

枚叔集一卷

陳氏曰漢弘農都尉淮陰枚乘撰叔其字也隋志梁時有一卷亡唐志復著錄今本乃於漢書及文選諸書抄出者

董仲舒集五卷

陳氏曰漢膠西相廣川董仲舒撰隋唐志皆二卷今惟錄本傳中三策及古文苑所載士不遇賦諸公孫弘記室書曰一篇而已其序篇略本傳語亦載古文苑仲舒平生著如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類其泯沒不存者多矣所傳繁露路亦非本真也

劉中壘集五卷

陳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撰前四卷封事並見漢書九數見楚辭未請兩華賦見古文苑

揚子雲集五卷

晁氏曰漢揚雄子雲也古無雄集皇朝譚愈好雄文患其散在篇籍離而不屬因綴繹之四十餘篇

陳氏曰大氏皆錄漢書及古文苑所載按宋玉而下五家比目見唐以前藝文志而三朝志俱不著錄崇文總目僅有董集一卷而已蓋古本多已不存好事者於史傳及類書中鈔錄以備一家之作充藏書之數而已

二十四歲一卷

晁氏曰揚雄撰今廣志所列本校集中無司空尚書博士太常四歲集中所有比目據曰...死而此四歲或云崔駰或云崔子玉疑不能明也

蔡中郎集十卷

晁氏曰後漢蔡邕伯喈字季野汝南人仕至左中郎將後為王允所害邕博學好音章術... 陳十意及什獄乞黥刑... 四篇今錄止存九十篇而... 曰哀讚其實一也嘗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可知已凡文集其人正傳者止按論其文學之辭及畧載鄉里所終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見餘歷官與其善惡率不錄若史逸其行事者則雜取他書詳載焉庶後有考

陳氏曰唐志二十卷今本闕上之外才六十四篇其間有稱建安年號及為魏宗廟頌述者非邕文也卷末有天聖癸亥歐陽靜所書辨證甚詳以為好事者雜編它人之文相混非本書致堂胡氏曰伯喈才上也而短於識文章翰墨又非班馬之儔

假令續成漢史不過與范曄伯仙耳

陳思王集十卷

晁氏曰魏曹植子建也太祖子文帝封植為陳王卒年三十一謚曰思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詞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援筆立成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手按魏志景初中撰錄植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隋志植集三十卷唐志植集二十卷今集十卷此隋唐本有亡逸者而詩文近二百篇返溢于本傳所載不曉其故

陳氏曰今本二十卷與唐志同其間亦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諸書中所有意皆後人附益然則非當時全書矣其或引摯虞流別集此書國初已亡猶是唐人舊傳也

陳孔璋集十卷

陳氏曰魏丞相軍謀掾廣陵陳琳孔璋撰魏志文帝為五官中

郎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廣陵陳琳孔璋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並見友善自邯鄲淳繇欽路粹丁廙楊修荀綽等亦有文采而不
在七人之列世所謂建安七子者也但自王粲而下財六人意
子建亦在其間耶而文帝典論則又以孔融居其首并粲琳等
謂之七人植不與焉今諸家詩文散見於文選及諸類書其以
集傳者仲宣子建孔璋三人而已余家有仲宣集

王粲集八卷

晁氏曰後漢王粲仲宣也高平人爲魏侍中粲博物多識強記
善書畫擧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爲宿製然正復精意曹思
亦不能加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今集有八十一首按唐藝文
志粲集十卷今亡兩卷其詩文反多於史所紀二十餘篇與曹
植集同

阮籍集十卷

晁氏曰魏阮籍嗣宗也尉氏人籍志氣宏放博覽群籍尤好莊
老屬文不留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體雖不拘禮教
而發言玄遠晉帝輔政爲從事中郎後求爲步兵校尉

嵇康集十卷

晁氏曰魏嵇康叔夜也譙國人康美詞氣有儀士木形骸不自
藻飾學不師受博覽該通長好莊老屬文玄遠以魏宗室婚拜
中散大夫景元初鍾會譖於晉文帝遇害

陳氏曰康本姓奚自會稽徙譙之鉉縣嵇山家其側遂氏焉取
稽字之上志其本也所著文論六七萬言今存於世者僅如此
唐志猶有十五卷

張司空集三卷

晁氏曰晉張華茂先也范陽人惠帝時爲司空爲趙王倫所害

華學業優博詞藻溫麗圖緯方伎等書莫不詳覽家有書三十
乘天下奇秘悉在博物洽聞世無與比集有詩一百二十哀詞
冊文二十一賦三

陳氏曰前二卷為四言五言詩後一卷為冊祝哀誄等文

陸機集十卷

晁氏曰晉陸機士衡也抗之子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服膺儒術
非禮不動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太康末入洛成
都王穎令機率師伐長沙王又至河橋大敗為穎所誅初造張
華華重其名如舊相識嘗謂之曰人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多葛
洪著書亦稱歎焉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今存詩賦論議箋表
碑誄一百七十餘首以晉書文選校正外餘多舛誤機仕終平
原內史

雲集十卷

見氏曰晉陸雲士龍也吳郡人惠帝時為中書侍郎會兄機兵
敗同遇害雲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與機齊名雖文章不
及而持論過之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新書十篇雲仕終清
河內史

劉司空集十卷

陳氏曰晉司空中山劉琨越石撰前五卷差全可觀後五卷開
誤或一卷數行或斷續不屬殆類鈔節者末卷劉府君誄尤多
訛未有別本可以正

陶靖節集十卷

晁氏曰晉陶淵明元亮也一名潛潯陽人蕭統云淵明字元亮
晉書云潛字元亮宋書云三石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按集
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從之晉安帝末起為州祭
酒桓玄篡位淵明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劉裕起

兵討玄誅之為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未幾遷建威參軍淵
明見裕有異志乃求為彭澤令去職潛少有高超好讀書不求
其解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世號靖節先生今集有數本七卷
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
五孝傳聖賢群輔錄序傳誄卷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
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
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自有潛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
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章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八目後
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

東坡蘇氏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詩不多然質
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莫能及也

山谷黃氏曰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而不便語俗此
庾開府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心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

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其拙窮於檢括者輒病其放
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
可為不知者道哉要當與一壑一壑者共之耳

龜山楊氏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遠出於自然若曾用
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及也

朱子語錄曰淵明詩人皆說冲淡據其看它自豪放但豪放得
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祖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
這樣言語出來

西山真氏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詞甚高而其指則出
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
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辨榮木之憂逝水之歎
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
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玄虛之士可

望耶雖其遺禁辱一得喪亦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從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為耻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蹉跎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遯以自絕食繼飲水之言啣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

後村劉氏曰陶公如天地間之有慶雲醴泉是惟無出出則為祥瑞且饒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靖節年譜一卷年譜辨證一卷

雜記一卷

陳氏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為年譜張演季長辨證之又雜記晉實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宋庠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恩悅題稱永不知何人也

靖節詩註四卷

贈端明殿學士番陽湯文清公詩撰以述酒一篇為晉恭帝哀詞蓋劉裕既受禪使張偉以毒酒酖帝偉自飲而卒乃令兵人踰垣進藥帝不肯飲兵人以被掩殺之故哀帝詩托名述酒其自序云陶公詩精深高妙知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為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疏三良而教咏所謂捐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言孫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復辭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為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向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欷而累歎也余竊窺見其旨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它篇有可以發明者併著之又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

人余未之信也

鮑參軍集十卷

晁氏曰宋鮑照明遠也上黨人世祖以為中書舍人後臨川王子頊鎮荊州照為參軍子頊敗為亂兵所殺初孝武好文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謂照才盡實不然也事見沈約書而李延壽史乃以世祖為文帝集有唐虞炎序云為宋景所害倘見於它書乎

陳氏曰照東海人唐人避武后諱改為昭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皆作照而館閣書目直以為昭且云上黨人非也

謝惠連集五卷

晁氏曰宋謝惠連也元嘉七年為彭城王法曹行參軍十歲能屬文為雪賦以高麗見竒族元靈運每見其新文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

謝宣城集五卷

晁氏曰齊謝朓玄暉也陽夏人明帝初自中書郎出為東海太守東昏時為江祐黨譖害之朓少學有美名文章清麗善草隸尤長五言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選所錄朓詩近二十首集中多不載今附入

陳氏曰集本十卷樓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刊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之文表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無傳可也

後村劉氏曰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人之機錦極天下之工巧靈麗而去建安黃初遠矣

唐子元語錄云三謝詩靈運為勝當就文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其優劣也 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為三謝

詩是三人者至玄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
唐風矣於此觀世變也 又云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
塘生春草之句玄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淨如練之句
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聖目無膜尔鼻無聖斤將曷運目無膜
篋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如矜名道不足
適已物可忽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玄暉詩如春草秋更綠
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篇之餘
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

孔德璋集一卷

陳氏曰齊太子詹事山陰孔稚圭德璋撰此山移文其所作也

沈休文集十五卷

別集一卷 又九卷

陳氏曰梁特進吳興沈約休文撰約有文集百卷今所存者惟
此而已十五卷者前二卷為賦餘皆詩也別集雜錄詩文不分

卷九卷者皆詔草也館閣書目但有此九卷及詩一卷凡四十
八首

吳均集二卷

晁氏曰梁吳均叔罕也史稱均博學才俊體清拔有古氣好事
効之謂之吳均體有集二十卷唐世搜求止得十卷今又亡其
七矣舊題誤曰吳筠筠乃唐人此詩殊不類而其中有贈柳貞
陽周興嗣輩詩固已知其非筠又有蕭子雲贈吳朝請入東詩
蓋在武帝時為奉朝請則知為均也無疑矣蕭子雲詩八蕭子
顯朱异並筠王僧孺詩各一附顏之推譏均集中有破鏡賦今
已亡之

江淹集十卷

晁氏曰梁江淹文通之濟陽人梁初為散騎常侍封醴陵侯少
好學不事章句留情於文章晚節才思微退人謂才盡著述百

餘篇自撰爲前後集全集凡二百四十九篇魏晉間名人詩文之行于世者往往於史所載如曹植王粲及淹皆是也豈後人妄附益之歟

何遜集二卷

晁氏曰梁何遜仲言也東海人終水部員外郎遜少能詩州舉秀才范雲見其文嗟賞曰觀文人質則過懦麗則傷俗能清濁古今見之何生矣沈約謂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與劉孝綽俱以文章見重於世謂之何劉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今亡逸不全

陳氏曰本傳集八卷館閣書目今所傳止此

庾闕府集二十卷

晁氏曰周庾信字子山也南陽人梁元帝時爲散騎常侍聘西魏遂留長安孝明時終司憲大夫信在梁與徐陵文並綺麗世號

徐庾體有滕王道序

陳氏曰信肩吾之子仕梁及周其在揚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自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爲首冠

陰鏗集一卷

晁氏曰陳陰鏗子堅也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工五言詩徐陵言之於世祖使賦安樂宮授筆立成累遷散騎常侍有集三卷隋已亡其二今所存十數詩而已杜少陵嘗贈李太白詩首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觀此集白蓋過之遠矣甫之慎詩可乃如此

稽聖賦三卷

陳氏曰北齊黃門侍郎琅琊顏之推撰其孫師古註蓋擬天問而作中興書目稱爲李淳風註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一

潘陽馬

端臨

貴與著

經籍考

集

唐太宗集三卷

陳氏曰唐文皇帝太宗集四十卷館閣書目但有詩一卷六十九首而已今此本第一卷賦四篇詩六十五首後二卷為碑銘書詔之屬而訛謬頗多世所傳太宗之文見於石刻者如帝京篇秋日效庾信體詩三歲聖教序皆不在又晉書紀傳論稱制曰昔曰太宗御集今獨載宣武二紀論而陸機王羲之傳論不預焉宣紀論復重出其它亦多有非太宗文者雜廁其中者非善本也

東臯子五卷

陳氏曰唐太樂丞太原王績無功撰文中子王通仲淹之弟也仕隋為正字嗜酒簡放不樂仕進晚以太樂更焦革善釀求為其丞不問流品亦阮嗣宗步兵之意也革死乃歸於所居立杜康祠為文祭之以焦革配自號東皋子其友呂才鳩訪遺文編成五卷為之序有醉鄉記傳於世其後陸淳又為之序

周氏涉筆曰舊傳四聲自齊梁至沈宋始定為唐律然沈宋體製時帶徐庾未若王績剪裁鍛鍊曲盡清玄真開迹唐詩也如云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琴曲唯留古書名半是經九月九日一篇野人迷節候端坐隔塵埃忽見黃花吐方知素萸回暎巖千段叢臨浦萬株開香氣徒盈把無人送酒來蓋淵明古體蟠屈入八句中渾然天成又唐末諸家所不能也無功放逸傲世而詩句如此豈其真得於自然乎獨坐云問君尊酒外獨坐更何須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賢夫百

年隨分了未羨陟方壺無功本席世宗之盛師友之門恩誼暖熱生理不干其心因得以一意世外不屈節求入者耶所謂福慧雙

入者耶
晁氏曰隋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六合丞棄官耕東皋自號東皋子唐書以為隱逸集有呂才序稱其幼岐嶷年十五謁楊素占對英辯一座盡傾以為神仙童子薛道衡見其登龍門憶禹賦歎曰今之庾信也且載其卜筮之驗者數事

楊盈川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楊炯也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授校書郎終婺州盈川令炯博學善屬文與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辭齊名海內稱王楊盧駱四才子亦曰四傑炯自謂吾媿在盧前耻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耻王後信愧盧前謙也集本三十卷今多亡逸

王勃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王勃子安也通之孫麟德初劉祥道薦其才對策高等授朝散郎布王召署府修撰以戲為諸王鬪雞檄高宗怒斥出府父為交趾令勃往省溺海死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酌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稿有劉元濟序

盧照隣幽憂子集十卷

晁氏曰唐盧照隣昇之也范陽人調新都尉病去官隱具茨山下手足攣廢疾久訣親戚自沈潁水照隣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聘賢士已廢著五悲文今在集中自號幽憂子

駱賓王集十卷

晁氏曰唐駱賓王也義烏人武后時數言事得罪貶臨海丞不得志棄官去文明中徐敬業亂署府佐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之矍然及敗亡不知所之後宋之間逢之於靈隱寺已祝髮為浮屠矣賓王七歲能屬文妙於五言詩中宗詔求其文得百餘篇命郝雲卿次序之

陳氏曰其首卷有魯國郝雲卿序言賓王光宅中廣陵亂伏誅莫有收拾其文者後有勅搜訪又有四本卷數亦同而次序先後皆異序文視前加詳而云廣陵起義不捷而遁本傳亦言敗而亡命不知所終與司序合朝野僉載云駱賓王為文好似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官三十六之類時號筭博士

容齋洪氏隨筆曰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亦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

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為記竊喜或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為不淡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卷云

蘇許公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蘇頌廷石也武功人調露二年進士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府胄曹玄宗時中書舍人知制誥開元四年同紫微黃門平章事頌幼敏悟一覽五千言輒覆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李德裕謂近世詔誥惟頌序事外為文章韓休為序集本四十六卷今亡其半矣

陳子昂集十卷

晁氏曰唐陳子昂伯玉也梓州人文明初舉進士上書召見累擢拾遺新唐書稱子昂聖曆初解官歸養父喪廬墓縣令段簡貪暴脅取其賂不厭逮捕死獄中沈下賢獨云為武承嗣所殺未知孰是子昂少以豪俠使氣及冠折節為學精究墳籍耽愛黃老易象尤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至是始變雅正故雖無風節而唐之名人無不推之柳儀曹曰張說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九齡以比興之暇攻著述而不克備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子昂而已

陳氏曰黃門侍郎盧藏用為序又有別傳係之卷末子昂死時才四十二為神鳳頌明堂議納忠貢諛於尊后之朝大節不足言然其詩文在唐初實首起八代之衰者韓退之薦士詩言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非虛語也盧序亦備古清壯非唐初文人可及

後村劉氏曰唐初王揚沈宋擅名然沈齊梁之體獨陳拾遺

首倡高雅冲澹之旨一掃六代之纖弱趨於黃初建安矣太白
韋柳繼出皆自子昂發之如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
瑤樹安得采其英如林居病時以水木澹孤清閑卧觀物化悠
悠念羣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慮歎何時平
如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已行采芝萬世同一時如吾愛
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舒可彌宇宙卷
之不盈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群如臨歧泣世道天命良悠
悠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寶鼎淪伊穀瑤臺成古丘西山傷
遺老東陵有故侯皆蟬蛻翰墨畦逕讀之使人有眼空四海神
游八極之興

按陳拾遺詩詔高妙絕出齊梁誠如先儒之論至其它文則
不脫偶儷卑弱之体未見其有以異於王楊沈宋也然韓吏
部柳儀曹盛有推許韓言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言備

比興著述二者而不作則不特稱其詩而已二公非輕以文許
人者此論所未諭本傳載其興明堂建太學等疏其言雖美而
陳之於北朝則非所宜史贊所謂薦珪璧於房闈以脂澤汙慢
之信矣

宋之間考功集十卷

晁氏曰唐宋之間延清也汾州人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
誦事太平公主為考功員外郎睿宗初貶欽州賜死自魏建安
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
問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綉成文學者宗之
號沈宋徐堅嘗論之間之文如良金玉無施不可其為當時
所重如此

沈佺期集五卷

晁氏曰唐沈佺期雲卿也相州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遷弘

文館直學士常侍中宗宴舞回波為弄辭以悅帝還賜牙緋
陳氏曰自沈約以來始以音韻對偶為詩至佺期之間益加靡
麗學者號沈宋唐律蓋始於此二人皆以附二張進之間尤無
行

石林葉氏曰黃大臨云魯直晚喜沈佺期宋之間詩以為與杜
審言同時老杜五言不惟出其家法亦參得二人之妙也責宜
州並不以書同行篋中惟有佺期集一部然魯直文字中未嘗
及當是不示人以朴也吾嘗問大臨詩中所甚愛者舉海外逢寒
食春來不見餽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一篇以為二十字中
婉而有味如人序百許言者然今歷論節氣有清明無寒食流
俗但以清明前為寒食既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此不可解也

杜審言集十卷

晁氏曰杜審言必簡也襄陽人預之後裔擢進士博才傲世

對武后賦歡喜詩后數重其文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
友集有詩四十餘篇而已

張燕公集三十卷

晁氏曰唐張說道濟也洛陽人永昌元年賢良方正策第一累
遷鳳閣舍人睿宗時兵部侍郎平章事開元十八年終左丞相
燕國公說為文精壯長於碑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常典集
賢圖書之任論撰國史晚謫岳州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
陳氏曰說與蘇頲號燕許大手筆家未有蘇許公集

李嶠集一卷

晁氏曰李嶠巨山也贊皇人擢進士第制策甲科為監察御史
武后時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嶠富才思前與王勃楊炯中與崔
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為文章宿老學者取法集本六十卷
未見今所錄一百二十詠而已或題口單題詩有張方注

張九齡曲江集二十卷

晁氏曰張九齡子壽也曲江人長安二年進士調校書郎以道
侔伊吕科策高等為左拾遺開元中為中書令卒謚文獻九齡
風度醞藉幼善屬文玄宗朝知制誥雅為帝知為相諤諤有大
臣節及貶荊州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徐堅論九齡之文
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柳宗元以九齡兼攻詩文但
不能究其極尔集後有姚子彥所撰行狀呂溫撰真讚鄭宗珍
撰謚議徐浩撰墓碑及贈司徒勅詞

陳氏曰曲江本有元祐中郡人鄧開序自言得其文於公十世
孫蒼梧守唐輔而刊之卷末行狀神道碑謚議皆本無之

王右丞集十卷

晁氏曰唐王維摩詰也太原人開元九年進士終尚書右丞維
幼能屬文工草隸善畫名盛安祿山反陷賊中賊大宴維

賦詩痛悼詩聞行在後得免死代宗訪維文章於弟縉哀集十
卷上之李肇記維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以為篇
李嘉祐者今嘉祐集無之豈肇厚誣乎

陳氏曰建昌本與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百家集多
異於它處本而此集編次尤無倫維詩清逸追逼陶謝輞川別
墅圖畫摹傳至今嘗與裴迪同賦各二十絕句集中又有與迪
書略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
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踈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
靜嘿每思曩昔携手賦詩當待春中卉木蔓發輕條出水白鷗
矯翼露濕青皋麥雉朝雉倘能從我游乎余每讀之使人有飄
然獨往之興迪詩亦佳然它無聞於世蓋亦高人也輞川在藍
田縣西南二十里本宋之間別圃維後表為清源寺終墓其西

張翥龍筋鳳髓判十卷

晁氏曰唐張鷟字文成薛稷張嘉賓八中制科此乃其書判也
凡一百首

陳氏曰鷟調露中進士事迹見張鷟傳鷟之祖也唐以書判拔
萃科選士此集凡百題自省臺寺監百司下及州縣類事屬辭
蓋待選預備之具也自號浮休子

洪氏容齋隨筆曰唐史稱張鷟早慧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
下筆輒成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是也僉載
紀事瑣尾摘裂且多媒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
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
可采如樂天甲乙判別讀之愈多使人不厭也

儲光義集五卷

晁氏曰唐儲光義也魯人登開元十四年進士第嘗為監察御
史後從安祿山僞署賊平敗死

王昌齡詩六卷

晁氏曰唐王昌齡少伯也江寧人開元十五年進士為秘書郎
又中宏詞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歸鄉里為刺史閭丘曉
所殺昌齡工詩縝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

常建詩一卷

晁氏曰唐常建也開元十五年進士歐陽永叔嘗愛竹徑通幽
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乃建詩也

劉長卿集

晁氏曰唐劉長卿字文房開元末第進士至德中監察御史以
檢校祠部員外為轉運使判官知淮西岳鄂轉運留後觀察吳
仲孺誣奏貶潘州南巴縣尉會有為之辨者除睦州司馬終隨
州刺史長卿剛而犯上故兩逢斥廢詩雖窘於才而能鍛鍊權
德輿嘗謂為五言長城今集詩九卷雜文一卷

顏真卿文一卷

晁氏曰唐顏真卿清臣也萬年人博學工辭章開元二十二年進士又登制科代宗時為太子太師使李希烈為希烈所害世謂真卿忤楊國忠李輔國元載楊炎盧杞拒安祿山李希烈廢斥者以至於死而不自悔天下一人而已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而所為乃尔者蓋天性然也陳氏曰真卿之推五世孫師古曾姪孫按館閣書目嘉祐中宋敏求惜其文不傳乃集其刻於金石者為十五卷今本序文劉敞所作乃云吳興沈侯編輯而著沈之名留元剛刻於永嘉為後序則云劉原父所序即宋次道集其刻於金石者也又不知何據元剛復為之年譜益以拾遺一卷多世所傳帖語且以行狀碑傳為附錄魯公之裔孫裕自五代時官温州與其弟綸祥皆徙居永嘉樂清本朝世復其家且時褒錄其子孫有登科者

公是劉氏序略曰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其塵垢糠粃猶將祇飾而誦習之以勸事君况其所自造之文乎然公歿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有存焉而雜出傳記流於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於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編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於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

蕭穎士集十卷

池氏曰唐蕭穎士茂挺也梁宗室之後舉進士開元二十二年中第為史館待制安祿山反竄山南節度崔圓授揚州工專至官信宿而去客死汝南逆旅門人謚曰文元先生穎士善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善擯掌教授濮陽時號蕭夫子李林甫惡不附已故數罷去闔士和風推穎士文章以為聞蕭氏之風者童子羞稱曹陸唐書云穎士作伐櫻林賦以詆李林甫君子

恨其編按集中載其辭有曰每俯臨乎蕭牆姦回得而窺伺蓋謂林甫之必致遠志其後吳階標山之亂唐遂不振然則頴士可謂知幾矣宜褒而反加以貶詞何哉

陳氏曰門人柳芳爲序頴士梁鄱陽王之裔敏悟夙成負才尚氣見惡於李林甫卒不遇以死壽亦遠中年

孟浩然詩一卷

晁氏曰唐孟浩然也襄陽人工五言詩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一日諸名士集秘省聯句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衆皆歛伏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禁林過玄宗臨幸浩然匿牀下維以聞上曰素聞其人因召見命自誦所爲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上曰不求進而誣朕棄人命放歸所著詩一百一十首宜戒處士王士源序次爲三卷今併爲一又有天寶中韋紹序

嚴從中黃子三卷

晁氏曰唐嚴從開元中爲著作郎春官侍讀集賢院學士卒自號中黃子當時命太子侍文呂向訪遺文於家得訓老經頌等八篇序而爲三卷

李翰林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李白太白也白集舊十卷唐李陽冰序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凡歌詩七百七十六篇又纂雜著爲別集十卷宋次道治平中得王文獻及唐魏萬所纂白詩又哀唐類詩洎石刻所傳者通李陽冰樂史集共一千一篇雜著六十五篇曾子固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云白蜀人天寶初至長安明皇召爲翰林供奉頌之不合去安祿山反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迫致之璘敗坐繫潯陽獄崔渙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釋白曰使謀其軍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

郎以赦得釋過當塗以卒始終已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
可考者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白在宣城謁見
永王璘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潯陽坐事下獄
宋若思輝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序蓋史誤也予按杜甫詩亦
以白為山東人而蘇子瞻嘗根白集為庸俗所亂則白之自序
亦未可盡信而遂以為史誤近蜀本又附入左縣邑人所哀白
隱處少年所作詩六十篇尤為淺俗白天才英麗其辭逸蕩集
偉飄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讀者自可別其真偽也

陳氏曰唐志有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所錄也今按陽冰序文
但言十喪其九而無卷數又樂史序文稱李翰林集十卷別收
歌詩十卷校勘為二十卷又於館中得賦序書表贊頌等亦為
十卷號為別集然則三十卷者樂史所定也家藏本不知何處
本前二十卷為詩後十卷為雜著百載陽冰史及魏顥曾鞏四

序李華劉全白范傳正裴敬碑志卷末又載新史本傳而姑蘇
十詠笑矣悲來草書三歌行亦附焉復著東坡辨證之語其本
最為完善別有蜀刺大小二本卷數亦同而首卷專載碑序餘
二十三卷歌詩而雜著止六卷有宋敏求後序言舊集歌詩七
百七十六篇又得王溥及唐魏萬本同哀唐類詩諸編洎石刻
所傳廣之無慮千篇以別集雜著附其後曾鞏蓋因宋本而次
第之者也以校舊藏本篇數如其言然則蜀本即宋本也耶未
又有元豐中毛漸題云以宋公編類之勤曾公考次之詳而晏
公又能鑄板以傳於世乃晏知止刻於蘇州者然則蜀本蓋傳
蘇本而蘇本不復有矣

南豐曾氏序略曰白以汧永王璘事長流從郎會赦得釋如潯
陽金陵徘徊廬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
病卒年六十有四時寶應元年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

度者寡然其辭閱肆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為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

穎濱蘇氏云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而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此豈其誠能也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壯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壯士守四方其不達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朱子語錄曰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黃諸家太白詩如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中蓋聖於詩者古風五十篇多是學陳子昂感遇詩有全用它句處太白去子昂未遠其尊慕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而為一者有二篇合而為一者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太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子美詩好處亦是做選詩變州諸詩不然也

今來集十卷

晁氏曰唐岑參南陽人文本裔孫天寶三年進士累官補闕起居郎出為嘉州刺史杜鴻漸表置幕府為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罷終于蜀參傳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辭清尚用心良苦其有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每篇絕筆人競傳諷至德中裴薦杜甫等嘗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可

以備獻替之官云集有杜確序

李嘉祐詩二卷

晁氏曰唐李嘉祐別名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進士為秘書正字袁台二州刺史善為詩綺靡婉麗有齊梁之風時以比吳均何遜云

高適集十卷 集外文二卷 別詩一卷

晁氏曰高適達夫也一字仲武渤海人天寶八年舉有道科中第永泰初終散騎常侍五十始為詩即立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布云

賈至集十卷

晁氏曰唐賈至字幼幾洛陽人天寶十年以明經擢第累官至起居舍人知制誥從駕幸西川當撰傳位冊既進臺上曰先天誥命乃父為之今茲冊命尔又為之兩朝大典出卿父子可謂

繼美矣大曆中終散騎常侍集李邕鄭淋家本蘇弁編次常侍孺為之序以墓銘序碑列于后今亡其半矣蘇子瞻嘗行呂惠卿責詞有元兇在位之語仇人乃曰世惟宋太子劬謂之元兇因誣其指斥殊不知曹子建責躬詩有曰元兇是率蓋自謂也今至集制誥中有除魏仲犀徐歸道詞亦以元兇指祿山是豈獨劬為元兇耶世多疑子瞻失詞因表出之
陳氏曰唐志二十卷別十五卷李淋書目云至集有三本又有十卷者有序今本無序中興館閣本亦同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二

鄱陽馬

端臨

貴與著

經籍考

集

元子十卷

琦玗子一卷

文編十卷

晁氏曰唐元結次山也後魏之裔天寶十三年進士復舉制科

授右金吾兵曹累遷容管經略使始在商餘山稱元子逃難入

琦玗洞稱琦玗子或稱浪士漁者稱為聲叟酒徒呼為湯叟及

官呼為湯郎因以命其所著結性耿介有憂道閔世之意逢天

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與世聲牙豈獨其行事而然其文辭亦

如之然其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在當時

名出蕭李下至韓愈稱數唐之文人獨及結云

陳氏曰蜀本但載自序江州本以李商隱所作序冠其首蜀本

拾遺一卷中興頌五規二惡之屬皆在焉江本分置十卷

容齋洪氏隨筆曰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

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紱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

四篇已見於文編餘者大抵澶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睿方

國二十國事最爲詭誕其略云方國之僮盡身皆方其俗惡圓

設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破曾蠶心曰此心圓耶圓國則反

是言國之僮三口三舌相乳國之僮口以下直爲一竅無手國

足便於手無足國霄行如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韙至云

惡國之僮男長大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僮父母見子

如臣見君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觸國之僮子孫長大則

殺之如此之類皆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

光此書雖不作可也惜哉

高氏子略曰元子曰人之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草木不如

毒其形毒其命人之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郡縣不如媚於

廐媚於室人之貪於權貪於仕貪於取求聚積不如貪於道貪

於閑靜人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貪溺不如忍於貧苦忍

於棄廢英哉斯言次山平生辭章奇古不蹈襲其視柳柳州又

英嶮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猶有一說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

容也如江漢諸詩所以寫宣王中興之美者皆係之雅唐既中

興而磨崖一碑乃以頌稱漢郎豈不能致思於此耶初結居商

餘山著書其序謂天寶九年庚寅至十二年癸巳一萬六千五

百九十五言分十卷是蓋有意存焉卷首有元氏家錄具紀其

世次

杜工部集二十卷

集外詩一卷

註杜詩二十卷

蔡興宗編杜詩二十卷

趙次公註杜詩五十九卷

晁氏曰唐杜甫子美也審言之孫玄宗朝獻太清宮享廟及郊
奏賦三篇使待制集賢院宰相試文再遷右衛率府胄曹終於
劍南參謀檢校工部員外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
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數當寇亂既即無汙爲歌詩傷時
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集有王洙原叔王琪君玉序本朝
自原叔以後學者喜觀甫詩世有爲之註者數家率皆鄙淺可
笑有托原叔名者其實非也呂微仲在成都時嘗譜其年月近
時有蔡興宗者再用年月編次之而趙次公者又以古律詩雜
次第之且爲之註兩人頗以意改定其誤字云

陳氏曰按唐志六十卷小集六卷王洙原叔蒐裒中外書九十
九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五篇古詩三百九十九近體千有
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爲先後別錄雜
著爲二卷合二十卷寶元二年記遂爲定本王琪君玉嘉祐中

刻之姑蘇且爲後記元稹墓銘亦附第二十卷之末又有遺文
九篇治平中太守裴集刊附集外蜀本大略同而以遺文入正
集中則非其舊也世言子美詩集大成而無韻者幾不可讀然
開元以前文體大略如此若二大禮賦辭氣壯偉又非唐初餘
子所能及也

校定杜工部集二十二卷

陳氏曰秘書郎黃伯思長睿所校既正其差誤參考歲月出處
異同古律相間凡一千四百四十七首雜著二十九首別爲二
卷李丞相伯紀爲序

具筠宗元先生集十卷

晁氏曰唐具筠撰前有權德輿序筠字貞節華陰人生十五年
隱於南陽天寶初召至京師請爲道士居嵩山已有勅待詔翰
林筠知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乃東游會稽往來天台剡中

與李白孔巢父誦唱大曆中卒弟子謚為宗元先生筠通經義美文詞性高鯁其待詔翰林也特承恩願高力士素奉佛嘗短筠於帝故所著文賦深詆釋氏頗為通人所談去

陳氏曰筠舉進士不中第為道士居嵩陽觀符詔翰林為高力士所惡而斥事見隱逸傳傳稱筠所善李白孔巢父歌詩相甲乙巢父詩未之見也筠詩固不碌碌然豈能與太白相甲乙哉
獨孤及毗陵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獨孤及至之也洛陽人天寶十三年舉洞曉玄經科代宗初為太常博士舒濠二州刺史政最徙常州卒于官及幼有成人之量徧覽五經觀其大義而有章句學為文以立憲誠世褒賢過惡為用長於議論唐書錄稱韓愈師其為文云集門人有李舟梁蕭前後序末載崔祐甫碑誌
陳氏曰及子曰郁字古風亦有名韓退之誌其墓

楊評事文集

楊凌撰柳子厚作後序曰楊君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著述學富識遠才誦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而天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秦武都符義甫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待啓遠遊賦七夕賦皆文人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言也其可謂具體者歟

濮陽吳君文集十卷

唐吳撰武陵人也柳子厚序略曰其為詞賦百飛苟骨酸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大人王公之義其為誄志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

毛欽一集二卷

陳氏曰唐荊州長林毛欽一撰長林今荊門屬縣欽一上諸公書自稱毛欽一字傑而或以傑為名唐人以字行者多矣自號雲夢子開元中人

戎昱焦三卷

昱氏曰唐戎昱撰初李曼廉察桂林月夜聞隣居吟詠之音清暢遂明訪之乃昱也即延為幕賓因飲席調其侍兒曼微知其意即贈之昱感怍賦詩有恩合死前訓之句又為衛伯玉荆南從事歷辰震二州刺史

陳氏曰其姪孫為序言弱冠謁杜甫於渚宮見禮遇集中有哭甫詩世所傳在家貧亦好之句是詩也

劉虞部集十卷

陳氏曰唐虞部郎中劉商子夏撰武元衡為序集中有送弟商懷州舊業序言高祖當武德經綸勳在三府按武德功

文靖弘基政會史皆有傳文靖之後誅絕弘基政會傳後無所考未詳何人之後也胡笳十八拍行於世

梁補開集二十卷

陳氏曰唐右補開翰林學士安定梁肅敬之撰崔恭為之序首稱其從釋氏為天台大師元浩之弟子今按獨孤及集後序稱門下生頗述師承之意韓愈亦言其佐助陸相貢士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聞然則梁固名儒善士也而獨以為師從釋氏者何哉

陸宣公奏議十二卷

晁氏曰唐陸贄敬輿也嘉興人大曆八年進士中博學宏詞書判拔萃科德宗初為翰林學士從奉天還為中書舍人平章事贄在奉天日下詔書數百初如不經思遠成皆周盡人情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悔以感人心誠不容改過以言謝天

下使臣持筆無所忌庶幾者草心上從之故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腹心有

助馬舊翰苑集外有榜子集五卷議論集三卷元祐中蘇子瞻乞校正進呈改從今名疑是時袁諸集以成云

陳氏曰權德輿爲之序稱制誥集十三卷奏草七卷中書奏議七卷今所存者翰苑集十卷榜子集十二卷序又稱別集文賦表狀十五卷今不傳

東坡蘇氏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曰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媿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以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斂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斯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真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相與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脩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

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朱子語錄曰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
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它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論
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
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
權丞相集五十卷

晁氏曰權德輿載之也秦州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貞元十
年知制誥累官中書舍人元和五年以禮部尚書平章事德輿
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詩賦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
未曾一日去書其文雅正瞻縵當時公卿功德卓異者皆所銘
記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縉紳
羽儀其兩漢辨立論世祖封不義侯議世多稱之嘗自纂制誥
集五十卷楊憑為序今亡逸文集孫憲孫編次楊嗣復為序

陳氏曰德輿父皋以不汙祿山見卓行傳其子瑒為中書舍人
効李訓亦能世其家性寬和而大體文亦純雅宏贍三世名迹
可謂名門矣墓碑韓昌黎所為序文言九年掌誥自纂錄為五
十卷不在此集內今未一見

韓昌黎集四十卷 集外文一卷

晁氏曰韓愈字退之南明人貞元八年進士累擢知制誥進中
書舍人遷吏部侍郎為言兆尹與李紳不協紳出愈罷為兵部
俄復舊劉昫唐書稱愈恃才肆意蓋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
宗元為羅池神而愈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
為作諱辨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新
書稱愈三歲而孤自知讀書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性明銳不
為詭隨每言文章自相如丁長後作者不出出故深探本原卓
然樹立成一家言造端置辭要為不蹈襲前人者議者謂舊史

譏其文章甚紕繆固不待言而新史褒其造端置辭不蹈襲前人亦未爲知愈蓋愈之置字字悉有據依其造端如毛穎傳進學解之類皆有所師範其集屢經名人是正其舛訛絕少但編次殊失倫類有暇者宜再編之

李漢文集序略曰先生幼孤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齋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本傳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爲法儒倡障隄末流反利以撲剗僞以真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三橫驚別驅汪洋大肆無抵牾聖人者又云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與衍宏深與子孟軻揚雄相爲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其心文造端置辭要不爲蹈襲前人者惟愈爲之沛然有餘至其從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遂不及遠甚

程子曰韓退之晚年爲文所得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三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

歐公詩話曰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早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奕助諧諷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詩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韻也蓋其得韻意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

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由言退之爲人本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與坐客皆爲之笑也

陳氏曰李漢序公文言辱知最厚且親收拾遺文無所失墜者懼後之人僞妄輒附益其中也外有註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官不在集中今實錄在外集然則世所謂外集者自實錄外皆僞妄也韓公及其壻所刪去也南陽者唐東都之河陽春秋傳晉於且及始啓南陽者也新書以爲鄧州非是方崧卿年譜辨之詳矣

韓文公志五卷

陳氏曰金堂樊汝霖澤之撰汝霖嘗爲韓集譜註四十五卷又集其碑誌祭文序譜之屬爲一編此是也譜註未之見汝霖宣和六年進士仕至瀘帥以卒玉山汪端明志其墓

韓昌黎集四十卷 外集一卷 附錄五卷

年譜一卷 舉正十卷 外抄八卷

陳氏曰年譜洪興祖撰莆田方崧卿增考且撰舉正以校其同異而刻之南安外集但據嘉祐蜀本劉燁所錄二十五篇而附以石刻聯句詩文之遺見於它集者及葛嶠刻柳文則又以大庾丞韓郁所編註諸本號外集者并考疑誤輯遺事共爲外抄刻之

校定韓昌黎集四十卷 外集十卷

陳氏曰晦庵朱侍講熹以方氏本校定凡異同定歸一多所發明有益後學外集皆知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愚按方氏

用力於此集勤矣外集刪削甚嚴而存此言以見其邀速常語
初無崇信之說但欲明世間問答之偽而不悟此言為偽之尤
也蓋由歐公跋語之故不知歐公自以易大傳之名與已意合
從而實之此自通人之一蔽東坡固嘗深辨之然其謬妄三尺
童子所共識不待坡公也今朱公決以為韓筆無疑方氏未足
責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延尔殆不可解今按外集第七
卷曰疑誤者韓郁注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未云吏部侍郎潮州
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為吏部浚俗
但稱韓吏部尔其書蓋國初所刻故其謬如此又潮本韓集不
見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可見此書之妄也
然其妄甚白亦不待此而明

朱子韓文考異序曰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為佳本予
讀之信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一本也原

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
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為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
為涉田氏廟改天明為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為兒童時得蜀
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弊
脫略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
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二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
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為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秘閣官
本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
者豈真作者之手藁而正之者豈盡劉向楊雄之倫哉讀者正
當釋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為重輕
也抑韓子之為文雖以力去陳言為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
識其職為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
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蕪存之以待覽者之

自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

柳柳州文集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晁氏曰唐柳宗元子厚也河東人貞元九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終於柳州刺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微既竄斥湮厄感鬱一寓諸文傲離騷數十篇讀者悲惻在柳州進士走數千里從學經指授者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劉禹錫序之韓退之言吾嘗評其文深雄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為然陳氏曰劉禹錫序言編次其文為三十二通退之之誌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當時本也或云沈元用所傳穆伯長本

柳先生集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別錄二卷 撫異一卷 音釋一卷 附錄二卷 事迹本末一卷

陳氏曰方崧卿既刻韓集於南安其後江陰葛嶠為守復刊柳集以配之別錄而下皆嶠所哀集也別錄者龍城錄及法言注五則龍城近世人偽作

重校添注柳文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陳氏曰姑蘇鄭定刊於嘉興以諸家所註輯為一編曰集註曰補註曰章曰孫曰韓曰張曰董氏而皆不註其名其曰重校曰添註則其所附益也

韓柳音辨二卷

陳氏曰南劍教授新安張敦頤撰紹興八年進士也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 外集十卷

晁氏曰唐劉禹錫夢得也中山人貞元九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貶朗州司馬元和十年召還欲任以南省郎作玄都觀看花詩譏忿當路出為播州刺史裴度以母老為請得易遠州入為

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以詆權近俄分司東都遷西客會昌
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禹錫少工文章恃才而廢老年寡所合
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白居易推爲詩豪嘗言其詩
在處應有神物護持禹錫早與柳宗元爲文章之友稱劉柳晚
與白居易爲詩友彌劉白雖詩文似少不及然能抗衡二人間
信天下之奇才也

陳氏曰集本四十卷逸其十卷常山宗次道哀輯其遺文得詩
四百七篇雜文二十二篇爲外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也

夢得自言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雋而骨味無窮矣而愈出也
後村劉氏曰夢得詩雄渾老蒼沈著痛快小家數不能及絕句
尤工又曰夢得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朝其詩尤多感慨惟在
人雖晚達於樹吐冬青之句差開婉荅樂天云莫道棄榆晚爲
霞尚滿天亦足以見其精華老而不竭

韋處厚集七十卷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撰劉禹錫序略曰按公未爲近臣
以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爲主自
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
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
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
似孔文學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幾千難以推言利者其辯似
管夷吾

裴晉公集二卷

陳氏曰唐宰相裴度中立撰

李觀文編三卷 外集二卷

晁氏曰唐李觀元賓也華之從子貞元八年進士中宏詞科終
太子校書郎觀爲文不襲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議者以觀

文未極愈老不休故擅名陸希聲大順中編觀文爲之序以爲
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
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其後蜀人趙昂又得其安邊
書至晁錯論一十四首爲後集二卷頃年予從父詹事公掌誥
命嘗以四之日爲四日不學者闕然以爲非今觀集中亦云尔
乃知本于此

歐陽集十卷

晁氏曰唐歐陽詹行周也泉州人終國子四門助教閩人不肯
北官及常袞爲觀察使興學勸士舉進士自詹始與韓愈李觀
李紳貞元八年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云此集李貽孫纂

韓退之作詹哀辭稱詹甚美大意謂詹竟舉京師將以爲父母
榮也又云其德行信於朋友而唐小說載詹惑太原一妓爲賦
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之詩卒爲之死今集中亦載焉若然
則詹之志豈在其父母哉有德行者乃尔耶

陳氏曰詹亦韓愈同年進士考其集中各有明水賦詹亦蚤死
愈爲之哀辭尤拳拳焉李翱作傳而李集不載其序福唐廉使
李貽孫所爲也詹之爲人有哀辭可信已黃璞何人斯乃有太
原函髻之謗好事者喜傳之不信愈而信璞異哉高城不可見
之句樂府此類多矣不得以爲實也

呂衡州集十卷

晁氏曰唐呂溫和叔也一字化光河中人貞元十四年進士以
善章執誼主叔丈起家再命左拾遺同張薦使吐蕃元和初使
還累遷知御史雜事再貶道州刺史徙衡州温從梁肅爲文章

規摹左氏藻贍精富流輩推尚劉禹錫為編次其文序之六古
之為書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
故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為上篇今集先賦詩後
雜文非禹錫本也

陳氏曰温本善章王偶使絕域得免在八司馬之數而終以好
利敗與竇群羊士諤昭比傾誣宰相李吉甫謫死屢校不懲至
於滅耳此所以為小人歟

